

華陰寄憤二

再造藩邦志

共回

U 6
4077
2



伊6
4077
4-2

華陰寄憤卷之二

平山申昃用晦甫輯

起壬辰歲六月萬曆二十年
盡癸巳歲九月二十一年凡二年

是時諸道之兵處處蜂起京畿道則本道監司沈岱前司諫禹
性傳前正鄭淑夏水原人崔屹高陽人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
彥經幼學金琢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男士人王玉忠清道則
前提督官趙憲僧人靈圭前清州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
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忠義衛趙熊保寧縣監李義精海美
縣監鄭名世沃川郡守權希仁金羅道前判決事金

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節度使崔遠士人梁山壽沈
牧使權慄僧人處英左水使李舜臣右水使李億棋金堤郡守
鄭湛南海縣監邊應井慶尚道則真實縣令任啓英玄風人郭
再祐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陝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
林金垓校書正字柳宗介草溪士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珩
訓練奉事權應銖鄭大任本道左兵使朴晉晉州判官金時敏
江原道則助防將元豪僧人惟政黃海道則諸道招討使李廷
諤中和人金進壽黃州人黃河水尹聃鳳山人金萬銖平安道
則前都事曹好益宗室湖城都正僧人休靜或以義疎徇節或
以孤軍抗敵沈岱者青松人字公望為人慷慨自愛初常憤憤

奉事出入不避夷險權徵之通監司自請代之每巡行先文知
委如平日建鼓鳴角而行殊不畏賊既聚軍兵悉自領之聲言
欲復京城日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為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
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岱軍前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
名曰聽約束曰輸軍器曰報賊情往來如織更無所阻其間亦
有為賊耳目詞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岱信之不疑一日在
朔寧郡點兵賊詗之潛渡大灘乘夜襲之岱驚起被衣走出賊
追害之軍官張姓者捍敵而死賊尋歸本鎮京畿人收其尸埋
于山中後數日賊扮作沈家奴披髮行哭問厥主尸所在郡人
以為真是沈家人指示其處賊發掘而斬首懸于鍾樓街上積

五六十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聚率財物賂守倭
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其身還葬故山 朝廷贈官蔭
其子大復官至縣監李山輝者有機智多用詐擒賊一日京中
賊散出抄掠於城外淨土寺距城西二十里有四賊來到寺裡
山輝與僧輩相約曰如此如此僧輩皆應諾因出迎四倭欣然
引入法堂上布席而坐之奔走作飯倭以為待之厚不以為疑
飯既熟僧人奉飯肅恭而進之老僧一人主席對坐勸食食將
畢呼湯水來時僧已熾火沸湯極熱如火四僧以大瓢瀉斟以
進倭各持飯鉢仰視受水諸僧一時以湯水急潑其面賊皆仆
地諸僧以木椎擊殺之曰斬其首曳其尸埋寺後視其目皆爛

矣此雖小智其機變類此洪季男者最勇健善戰策騎馳八萬
軍之中斬賊首如擲毬天安安城之境賊不敢入趙憲既自京
師退伏沃川每以 朝廷不用其策憂憤成疾如狂如癡一日
遊俗離山伏枕悲泣朝而進飯亦不食僧恠之問其故不答後
日乃謂僧玄智曰頃夜星燄甚酷時事可知安得不悲因放聲
大笑寺僧皆以為狂又嘗遊大菟山留月餘不以讀書為事日
往山谷間或登高望遠籍草臨流蓋以娛憂銷愁意不在流連
光景也屢弊則自織之不做于僧尋常言語間咄咄之聲不絕
于口至於當食有時擲匙箸嗟吁不已僧莫測其意一日與四
僧對食憲先進數匙推其餘以與四僧曰明年必有倭亂我當

倡義勤王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即來赴與我同事僧輩
恠其言佯應曰諾其後每以瓦石盛饑器中令其妻戴之日日
上下山坡人問其故則曰吾欲預習勞苦將以避亂也辛卯秋
七月初七日憲往見錦山郡守金玄成登映碧樓士人朴廷老
在坐至未申時間忽有赤氣自東方分為三派一派向北而長
亘天一派向西而長半天一派向西南而長又半天其光燭地
憲諦視之謂廷老曰秀吉兵已動明春必大舉深入當如此氣
吾將奉母避亂于公州君亦從我可也是年三月憲自沃川來
省金浦父墳操文而祭之告以亂將作永訣之意親朋恠之心
亦不信試問亂果作何地可避憲曰若八江華摩尼山似可免

四月其妻死將葬親賓咸集忽聞天際有聲轟然如雷憲大驚
謂人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無復可為曰流涕不已至是分檄
湖嶺召募義旅門生金承業金節等與士人張德益申蘭秀高
擎宇盧應暉及前叅奉李光輪等慕憲之義爭來會集前在大
茆山相約僧二人來赴一人已死一人脚病不能來赴乃擇吉
月吉日建旗鼓于公州得精兵一千六百時倭賊方據清州而
防禦使李沃軍潰憲乃率精銳進逼清州直擣城西門外與僧
將靈圭連陣而進親冒矢石竟日督戰賊兵大敗我軍將欲蟻
附而上忽一陣驟雨從西北而來天地晦冥戰士寒慄憲乃歎
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少退是夜有一女自賊中逃

來言曰賊徒望見軍容莫不失色曰此義兵冒死直前少摧折
之氣不可與爭鋒乃燎火樹旗為疑兵悉焚積尸已空營甯道
矣憲等進八住劄請於防禦使以米粟數萬石分賑窮民牛馬
數百頭分授各里以備耕種之具沃不聽曰已與巡察使議定
不可留此為賊再據之資悉焚其穀而去軍中只餘糲米數斛
而已計無奈何遂命軍各還其家使治禦寒之具決意西向勤
王行至溫陽聞錦山之賊復猖獗又有巡察使之使來謂憲
曰國家疆域盡為賊據只兩湖不中兵禍意者天其默相君以
開中與乎憲頗然之乃還公州與巡察使會而議又不協意甚
不樂巡察使又移文列邑官軍私從義陣者罪之各歸本隊官

軍之在憲幕下者既集而還散只有七百義士願從之憲乃移
兵向錦山有將士一人力言賊懲乙卯湖南之敗故今之據錦
者皆精銳而又滿數萬奈何以烏合之衆當之宜按兵觀勢且
俟 朝家命令可也憲泣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辱臣死
古今之通誼吾知一死而已遂與義僧靈圭聯兵而進又與全
羅義兵將權慄約日夾攻慄馳書改期來到而憲已至錦山之
十里以待慄軍賊調知之潛師以出乘我未陣分其衆為三迭
薄之憲乃令軍中曰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
唯命莫敢違遂力戰良久賊三北而三合我兵矢盡賊遂闌入
帳中幕下士挽憲請逃憲笑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而苟免也

遂援柙督戰益急士皆趨前至張
而猶不離次竟與
憲俱死憲笏範冒死八賊中負憲尸歸汝川至四日而殞顏色
若生怒氣勃勃張目掀髯人不覺其死已久也清州未復之前
朝廷聞憲起兵 下教宣諭曰

惟予不明不能察物而知言進言者或有言 國家危亡之至
迫在朝夕予雖是其言而實不悟所大可憂者人心之渙散
而只以盜賊外侮為慮以謂城池之高深甲兵之犀利足以
衛民而安邦殫民力以圖之豈意城池甲兵所勤勞而成之
者悉以資賊而怨獨歸予致令 廟社丘墟生靈魚肉而莫
之能禦咎專在予雖今日千百辛酸而受之以為罪不敢言

若予情戚矣尚賴天地 祖宗之靈人心思漢民不棄予諸
路忠義在在討賊爾名亦在其中予甚嘉之已授爾奉常僉
正爾其悉否予之苦意已盡於前後下教爾庶幾許予改過
勉勵忠憤惟恢復舊物是務邇來久不聞湖南消息予用心
閔茲憑歸使申諭爾憲并令探視本道賊勢如何留劄幾許
處而衆約幾何萬其氣衰旺比前日為如何督捕倡義如爾
憲者又誰而所斬獲多少如何邇來天兵渡江方謀進討秋
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弓勁實是殺賊之期鐵馬亘於
大定晴川舸艦列於山東江浙狂寇惡積天誅當加我 國
義兵在京畿黃海道者亦多相繼斬馘奏捷不絕人心思奮

此宗 宗祊再造之會甫憲更勵精忠益進無怠仁以拊衆
義以鼓勇相機以進收勝萬全不其偉歟本道大小戰亡人
負張智賢等以下及至挺身討賊如僧處一鄭億萬之革令
已加恩賞甫可敷諭予意多設奇策或尾擊或夜斫使其輪
不返一路先清而來協南軍進窺都城 園陵松柏及其未
拔逃竄老弱及其未死則今日元功非甫而誰爵賞在予山
河可指播越已久克復未涯成川霜露閔宗社之飄零義州
江湫寄帳殿之蕭瑟懷土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中心翹
待甫等來迎 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零甫宜自量至可但
也於戲廟堂愧無策事有待於踈蹤板蕩識忠臣功可効於

今日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未及到而憲已死 朝廷聞之莫不嗟惋追贈嘉善大夫
吏曹叅判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而廢之其友寅城府
院君鄭澈操文笑之曰

吾友汝式學孔顏而慕誼原欲死於直而竟死於節吁嗟乎
汝式

是役也憲子完基狀貌魁偉性度絕倫及敗故華其服斬代其
父之死賊認為主將而斃其尸僧將靈主有勇力善戰遇賊先
登賊皆披靡憲之將死突圍而入尋憲不得遂力戰而死李光
輪字仲任孝友天植慷慨有志學教百宗贊憲舉義竟與之同

死 朝廷贈司憲府執義奉事任廷式者賦性樸直且有弓馬之才以斥堠在外望見事急策馬突進格殺數倭而死士人金節首從憲戰功居多李勵者故領議政李鐸之孫明學篤行聞憲起兵仗義赴難又有萬戶邊繼溫陽縣監楊應春奉事郭自防武人金獻姜仁恕朴鳳瑞金希哲鄭元福李仁貴李養元金仁男黃三讓朴春年韓琦朴贊皆以褊裨或先登摧堅或鼓勇奮義又有士人朴世振金善後朴應吉申慶一徐應時尹汝翼朴渾趙敬男金忠男高明速姜夢祖等或以文或以行皆在幕下同事至是俱死後門人朴廷亮金承節收聚義骨聚作一塚號曰義塚張給谷維題殉義碑詩曰

恨八秋陰鬱不開虫沙無跡但黃埃時危始覺忠言驗兵敗
猶令奴勢摧一片青山留琬琰千年烈氣挾風雷何論墮淚
羊公石長有英雄不盡哀

趙熊者亦勇敢士也能於馬上立馳運搦募兵五百起於忠州殺賊無算一日熊乘大霧行軍賊掩其不備襲其後熊潰圍而出中凡墜馬為賊所獲賊斷其手足罵不絕口遂支解之金千鎰字士重其先光州人也自其祖父徙羅州少孤而貧遊於一齋李恒之門篤志力行動以聖賢為法舉遺逸歷歎內外皆稱職為臺官敢諫直言貌寢身短若不勝衣至其勇於為義雖賁育莫之奪也忠義之性蓋自天植以前府使屏居羅州田舍聞

京城不守號痛幾絕既而奮曰吾徒笑何為國既有難君父
播越吾以世臣豈可烏窳求活吾舉義以赴難強弱不敵有死
而已此可以報乃以書馳告于高敬命朴光玉崔慶會鄭諶等
以赴難之意敬命亦率二子從厚曰厚及前學諭柳彭老士人
安瑛等來會潭陽府義士宋濟民梁山龍山壽林權李光宙徐
廷厚等聞風來赴以六月三日歎血誓衆千鎰素有羸疾至是
欣然語人曰今日吾帶劍跨馬洒然欲輕舉矣乃與崔慶會等
先率本郡兵西向慶會字遇善寓居綾州縣內方丁內艱居墓
讀禮聞千鎰起義乃投袂同事敬命字而順光州人能文章有
俊才以非罪廢居鄉里聞賊入境我師崩潰又聞乘輿西幸

都城不守日夜失聲痛哭及李洸之師至錦江罷歸貽書切責
至是與千鎰同舉義兵傳檄諸道陸續進發其檄文曰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知製教高敬命謹馳告
于諸道守宰及士民軍人等頃緣國運中否島夷外信始效
逆亮之渝盟終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戒擣虛長驅謂天可
欺肆然直上秉將鉞者徘徊歧路累郡印者投窳林幽以賊
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至尊憂社稷於汝安乎是何百
年休養之生民曾無一介義氣之男子孤軍深八女真本不
知名中行未嘗大漢自是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虜騎已薄
於神都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

肆我 聖上以太王去邠之心為明皇幸蜀之舉蓋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茲不憚於方岳之暫勞輦洛驚塵玉色屢形
於深軫我岷危棧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肅清正賴於
元老草詔陸贄哀痛又下於 聖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
憤惋而欲死奈何人謀不臧 國步斯顛奉天之駕未回相
州之師已潰蠶茲蜂蟻之醜尚稽鯨鯢之誅假息城闈回翔
何異於幕燕竊據畿輔跳躑有同於檻猿雖天兵掃蕩之有
期亦凶徒迸逸之難保敬命丹心晚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
雞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惡主之心不
量蚊蚋負山之力茲乃糾合義旅直指京師奮袂登壇洒泣

誓衆批熊拉豹之士雷厲風飛起乘蹕關之徒雲合雨集蓋
非迫而後應強之使趨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
存亡之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繫於職守師以直壯非
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齊奮咨我列郡
守宰諸路士民忠宣忘君義當死國或籍以器仗或助以糧
餉或躍馬先驅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力可及唯義
之歸有能犴 王子難竊願與子偕作緬唯 行宮逃矣西
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馬之強曾挫隋唐百萬
之衆 廟謨行且有定 王業夫豈偏安善敗不亡福德方
臨於吳分殷憂以啓謳歌益思於漢家豪俊匡時不作新亭

之對泣父老僕后仔見舊京之回臺想宜出氣力以先登是
用敷心腹而忠告

檄文所到士大夫感泣奮起敬命又上書于 朝廷教李洗之
罪仍與列郡獎舉義兵繼千鑑而進發慨然登壇不以老病為
辭應募者日集敬命在家時觀天象語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
將必不利又曰吾今歲必有橫厄至是以書與女婿朴補托以
家累自全州北上時義兵皆會全羅忠清之界聞諸道軍舉皆
奔潰莫不氣懾金千鑑諭衆曰我師義舉也有進無退欲去者
任其去衆皆感奮無人潛逃者潰師亦稍稍歸之比至湖西衆
可數千遂進屯于水原軍勢大振乃募壯士間出擊賊頗有所

獲又襲破金嶺之賊乃遣幕下士梁山濤等奉疏間行赴 行
在山濤字會元己卯名賢弘文館校理彭孫之孫府尹應鼎之
第三子嘗出入成牛溪渾之門見時事日非遂絕意科業卜居
于羅州三鄉里至是募兵數百會于千鑑幕下時藩閫諸帥每
欲沮撓義兵而賊來益盛千鑑與將佐相議移入江都適逢全
羅兵使崔遠亦率本道兵數萬至中路軍情大震一日殺斬五
十人以示必死之意猶不可止則遂與千鑑合軍趨入江都使
其卒不得逃經年苦戍飢死相繼其志終不変人臣之不失其
節者惟遠而已 朝廷聞千鑑先至賜號曰倡義使以嘉之官
吏之竄匿者聞千鑑之至亦皆稍稍會集叢輔之民所在團結

皆稱義兵以應之千鑑乃申明約束樹柵江邊為守戰備時賊
據京城既久都民之避兵者多還京城與賊雜處千鑑乃募死
士潛入城中曉以順逆利害人皆感悅乃送款于千鑑者數萬
人或潛殺賊獻馘軍前其自拔歸之者日以百數庵廬遍滿四
境千鑑時時出兵抄擊沿江諸屯賊相繼遁千鑑乃率諸將據
衝四百艘泝江直進鼓譟耀兵于楊花渡揭榜江上罪狀秀吉
以挑城中賊賊終不敢動有詩為証曰

烈烈倡義公忠憤貫白日糾合百千卒直趨豺虎窟據險天
塹在設柵縱緜列衆首爭咋舌一矢不敢發

時高敬命之軍次于礪山將向尼山聞馬嶺之賊分向黃澗踰
錦山而郡守戰死賊勢猖獗麾下士欲還救本道敬命然之遂
移兵礪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愈衆軍聲益振前學諭
柳彭老謂敬命曰錦山之賊其衆數萬以我烏合決難抵當吾
意則莫如與諸軍并力分據險阨以待賊之驕惰然後選其精
銳四面蹙之可也彭老眇一目容貌不揚幕下士皆侮之終不
用其計彭老字君壽玉果縣人性至孝登文科數年無意仕進
人勸之仕則曰吾非不欲仕不可以力致蠅營苟苟非余本心
其恬於勢利如此故時人莫知其賢而怨之且錦山勢亦日急
士皆欲往救敬命不得已分部將士遂向錦山約防禦使郭嶸
為左右翼自發精騎數百直趨賊巢為賊所乘而退敬命鳴鼓

督戰無不冒死爭先還虜賊兵于土城盡焚城外館舍又以震
天雷殛藝城內家舍聲勢甚壯而被擄婦女竭力汲水以救之
賊冒死突出義兵四面攻圍賊多被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
又不肯助戰城且完厚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使
人約以明日合戰敬命長子從厚言于敬命曰我軍得利持此
勝勢全軍而返可以相機更出以困賊兵可也若與賊衆對壘
野宿不無夜擣之患敬命曰爾以父子之情為憂乎吾為一死
職耳從厚不敢再言而退防禦使乃罪諸將不戰者以待翌日
督戰是夜賊果謀掩襲義師哨探卒聞川上有人馬聲敬命向田
中候之賊之先伏田中者以為義兵覺其謀遂退走翌日與防

禦使進兵距賊壘五里許敬命先遣八百騎挑戰賊空壁而出
直犯官軍靈巖郡守金成憲策馬先遁賊又薄光州興德兩陣
防禦使望風而潰敬命乃為獨當之計令壯士皆持蒯而待忽
有一人呼之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以崩潰敬命坐而不起曰
吾不閑馬今已敗潰惟有一死耳幕下士安瑛請敬命上馬曰
今且退保更圖後舉可也敬命曰吾豈苟免者哉君可速出麾
下士強扶而上馬馬逸而墮安瑛下馬援敬命而徒步從之賊
逼之急敬命方在危急之中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顧問其僕
大將脫牙曰未也遽策馬而還八以從敬命其僕叩馬泣諫彭
老不聽以劍斫之其僕不得已釋馬銜隨後從之敬命見彭老

之八謂之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忘大將獨自求
活賊將及敬命彭老及瑛以身捍賊與之俱死瑛字元瑞己卯
名流弘文館校理處順之曾孫判書李後白之外孫居南原事
親至孝是時方在南原其母在京中道路阻絕生死不聞欲入
江華尋其母存沒聞敬命之起兵遂詣幕下幕下諸生高談大
言藐視之瑛惟日隨行逐隊而已及軍敗諸生一時散走瑛獨
不去時敬命次子曰厚率武士在前列出八矢石間及軍潰下
馬據床整其所率部伍搏戰良久乃盡死敬命長子從厚乃收
敬命之尸權厝于山寺更收拾散亡號其軍曰復讐先是敬命
等遣梁山濤赴行在其還上面諭曰歸語敬命等及時恢

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有日也授敬命工曹叅議知製教兼招
討使賜書勞之曰

惟余不辟不能保民而圖存一失之人和一失之御戎失國
而遷退次義州已閱日矣 庙社丘墟生靈魚肉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罪專在予良深慙忽西南復邈消息無馮自聞李
洸之師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方待救之念矣茲者梁山濤等
水陸得達報爾高敬命金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而與本道節
度使崔遠兵馬二萬進屯水原云予之不德何能得人死力
乃至此哉我 祖宗二百年深仁厚澤感結人心者吁其至
矣予甚嘉悅即遣梁山濤等還歸軍中惟爾多士諒予苦意

予自即位以來二十五年于茲矣雖仁不及民而澤未下究
智不察物而政多失措乃予素心則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為
意苟見近年邊徼多釁而軍政廢弛顧乃謂城池之高濬甲
兵之犀利可禦寇盜申飭中外嚴加隄備宗不料城益高而
國勢日庠池益濬而民怨日深桑落尾解一至於此加以宮
闈不密而罔民細利王子占山澤之利民失常業民宜仇予
予有何辭已令有司悉加罷還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
哉予所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寧欲自為犧牲
以謝天地 宗社百神之靈矣予之咋指既已如此惟爾士
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惟新予之失德略已開陳而今茲之

灾宗為無妄蠱爾凶賊乃稔射天計或要予黨廷或要予假
道予據義斥絕梟獍之腸忘我大德思結少怨予以為 宗
社可亡臣民可棄君臣分義天地監臨庶欲昭大義於宇宙
暴胸臆於日星以無愧於上下神祇耳一任窮蹙而赴逝天
朝 天王聖明察余至意許遣遼東總兵官祖承訓率游擊
將軍兵馬一萬進攻平壤期欲至王京蕩掃又發江浙嘗倭
兵六千期朝暮渡江而本道士馬亦集數萬 天聲所暨士宜
思奮况茲窮寇積惡已盈 天誅當行平壤之賊氣勢已挫
殄穢可期清秋戒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順忠義所
向何敵不克爾敬命等既次畿甸切宜相勢合兵收復京師

爾所不勗予又何恃糗糧告乏則京湖倉廩任而取給軍器
告盡則京湖機械任而足用其各勉之今拜敬命工曹叅議
加招討使進千鑑掌隸院判決事加倡義使朴光玉等以下
各除官進職有差念爾忠義不待爵賞而予所推恩此外無
他至可領之更加戮力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
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乍動邊土早寒瞻彼長江亦
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教到惟爾臣民其必有憐予之念
志而怛然者矣於戲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待日望張俊
報園陵之無恙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梁山濤等至敬命之軍而敬命已死矣山濤乃以教書頒布宣
諭遺軍餘民悍將頑卒莫不揮涕掩泣人比之奉天哀詔焉山
濤乃還向江都詣金千鑑軍中敬命廢居大夫一朝奮義踰召
烏合事雖不成義烈照耀可愧肉食者 朝廷聞敬命之死莫
不歎惜 上亦痛悼 命贈敬命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贈回厚禮曹叅議
贈彭老司諫院司諫贈瑛掌樂院僉正回專祀光州 賜額曰
褒忠祀歲時薦饗州中士民亦皆焚香酌酒蓋感於忠義也後
厚糾合義士馳檄諸道其文曰

萬曆二十年月日復讐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泣血稽

賴再拜謹馳告于列邑義兵廳諸公及該邑諸君子孤子欲
雪終天之痛起為寺奴之將散居諸處其徒寔繁遍閱列邑
扶我不暇徒仰成於吏輩慮致誤於師期會將滿脛之寃血
敢告當世之義士冀或留意於簿書不暇有害於事理雖曰
訃不得已亦知罪無所逃孤子家本貧空徒有王通之弊廬
性且踈迂又無子貢之殖貨此賊不可忘焉茲敢從金革之
爰禮豪傑未有至者誰與報國家之深讎財不足則無以聚
士兵不利則無以制敵大聲疾呼強乞顏公之米掃地亦立
難鑄祖述之治儻或軍有飢色何以得人死力履后土戴皇
天非敢欲好謀一身張空拳冒白刃抑恐難轉關千里欲為

死者而一洒庸知有力之熱視惟我一遭諸將孰非同胞之
民登壇歃血或許意氣於亡親拍肩執袂亦有契分於孤子
縱眉宇之未見亦聞聲之相接固有曠百世而感者何況并
一時而生乎頃者六月之師蓋出萬死之計躬先武夫雖勲
業未究於生前扶持人紀其義烈益彰於身後此非一家之
私言必有百世之公論彼行路亦且垂淚在士類其不興哀
苟慕義而強仁何輕財而好施與為守錢之奴曷若循人之
急父詔其子兄勗其弟胡忍越視秦瘠縣越其封郡踰其境
母曰彼非吾與四海皆兄弟也斗粟尚可舂十室有忠信焉
一世不可誣古語有之諸公聽之一簣為山寸鐵殺人各隨

其力何必求備辭不及誠言止於是讀樂毅之書想必廢書而泣指魯肅之困庶幾聞風而起倘資械之相扶請姓字之聯署

檄文既傳於鄰邑士人武卒聞之莫不揮涕慕義而來赴其中表表者有正字吳訛者光州人以氣義自許常歆高門忠孝乃為從事金麟渾者玆原人河西先生麟厚之從弟也有膽略叅謀幕下吳宥者寶城人初在元帥幕下慕義來從為其副將是時權慄亦起本鎮兵西向觀王初慄自龍仁歸本鎮待洗令曰主將當有分付整束軍伍以待久之寂然無聞慄慨然曰宗社灰燼鑾輿播越人臣宜可見國家之滅亡而安坐不動也

乃鱗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旁邑又得一千餘人進陣於慶尚界上聞南原之民自焚其廬舍箠落劫掠官倉慄乃移兵南原撫定人心禁束亂民巡察使李洸聞慄之起兵在南原以慄權稱本道都節制使督率諸軍以逼奔衝慄撫礪士氣軍威日益盛部勤諸將皆有法度恩威並施號令明甫臨陳誓眾義氣於色士卒奮勇莫不用命乃移駐梨峴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搆全羅分兵來向慄聞賊勢甚張阻嶺為固嚴兵以待一日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冠三軍挺身搏戰中化而退一軍沮喪士無鬪志稍稍韜戈抱頭而走軍中洶洶至脯時賊乘其困跳入砦內慄乃挺劍大呼親冒矢石督戰不已士

卒皆奮勇登埤極力拒守無不以一當百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以走軍資器械委棄狼籍血流被道賊不能再窺湖南用為根本為國保障數年之間東西靡軌以供軍儲未嘗乏絕者慄之力也未幾除羅州牧使未之官而拜本道巡察使慄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內兵萬餘西向京城是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入據其城長政據黃海道陰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領大兵屯京城放兵四劫西路已絕覲 王諸將皆入江華阻江為固以避其銳聞上在義州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為賊壘京城為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伺疑東顧使不得一意西進則諸賊無

能為也今若轉入江都示賊弱也遂進駐水原之禿城上聞慄駐禿城解劔馳賜曰諸將有不泚令者以此劔從事慄祇受上命日礪士卒悉嘉憚其兵勢甚銳以兵數萬分為三陣聯營於烏山驛等處往來挑戰慄堅壁固守不與交鋒間出奇師應敵所向以挫其銳賊機牙自壞角距俱落剝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夜遁畿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至今論中興之功以慄捕首李舜臣亦自加里浦馳至金羅道左水營治兵整舡以待及聞賊兵已下陸列郡潰裂計無所出欲列艦露梁口遏賊來路修城自守又欲固守海道不窺開山之口猶豫未決順天府使權俊光陽縣監魚泳潭

鄭運開山
之戰中九
死
宋希立以
智無勇
投李忠武
卷下開山
之戰用兵
計大捷官
水使

移書起之身亦馳往力贊下海之計鹿島萬戶鄭運及舜臣軍
官宋希立奮憤願以死自效辭語慷慨謂舜臣曰賊已破嶺南
乘勝長驅其勢必水陸至公何持重至此乎公若出戰則運等
願為先鋒舜臣見運等如此大悅將以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
海而猶未決時慶尚右水使元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
船百餘隻及大砲軍器於海中寧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
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水軍萬餘皆潰散不可收
拾英男諫曰公受命為水軍節度而棄軍下陸後日 朝連接
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金羅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走未晚
均然之使英男往請舜臣舜臣辭以各有分界若無 朝運之

命宣敢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幾五六次不已每
英男之面均坐舡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四十餘艘會于閑
山島與均至玉浦前洋有賊舡三十餘艘四面圍帳豎紅白旗
碇住洋中分其游兵登岸燒間舍烟焰遍山賊見我師猝至一
時登舡促櫓而出與舜臣遇於洋中舜臣等督諸軍進迫賊舡
火筒火箭因風齊發焚其舡三十六艘海波盡赤賊敗退而鄭
運中死於是我軍鳴金收軍約以明日更戰適有西方來者
傳言 車駕西幸於是各歸本鎮仍以捷上聞 行在百官引領
相賀陞舜臣嘉善大夫以廢之一日舜臣夢白頭老翁蹴舜臣
起曰賊來矣舜臣蹶然而起促領戰艦二十三艘會元均于露

李舜臣
山從後

梁賊果來襲舜臣之舡舜臣鳴鼓交戰焚破一舡追至泗川洋中遙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十一艘緣崖列泊是時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得進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迴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處我以巨艦回擊則可以取勝矣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鳴螺揮旗引退而走行未一里賊果乘舡逐之既到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舡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舡相對總數十步舜臣嘗在本營日以倭寇為憂創智造艦別出新制上設板蓋形如伏龜槽者在內如隔女牆左右前後多載大炮縱橫出八如梭如鳧至是舜臣令龜舡突進先嘗賊陣焚其舡十二艘餘

李舜臣
創龜舡

賊遠望頓足叫呼方戰賊丸中舜臣肩貫徹至背舜臣猶執方矢督戰不已及戰破乃令人用刀尖括出鐵丸一軍始知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又有賊舡二十艘列泊江岸有一大舡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有賊酋一人金冠錦衣指揮諸賊舜臣令諸將促櫓直衝順天府使權倭自下仰射正中其酋賊應弦而倒一軍稱慶日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擾亂不止舜臣堅卧不起良久使人撓鈴一軍乃定未幾又進至唐項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舡二十五艘來會諸將方以孤軍深八為憂既得億祺之來無不增氣翌日諸軍出外洋諸賊陣唐項前浦舜臣先遣哨舡往探形勢哨舡終出海口即放報炮諸軍一時

李舜臣
頂大捷

促櫓首尾連亘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舩二十六艘擺列港中
其中大舩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蓋遙見帳內隱
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為頭首戰未數合舜臣佯敗而退層閣大
舩見我兵退走舉帆直出諸軍挾擊乘銳崩之賊首中箭而死
焚舩一百餘艘斬賊一百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聞于 行在
進舜臣資憲大夫億祺嘉善大夫有詩為証曰

鯨鯢出沒海之央狂浪誰能一手障
洒泣登舟天亦怒中流
擊楫日無光
暫揮白羽三軍動
乍着金堦衆
伏藏回首東韓
飛將在雄兵
千古汗青芳

時賊又從慶尚右道全州界金堤郡守鄭渴海南縣監過應

井糾率官軍極力禦之終日大戰射殺賊兵甚多賊欲退去會
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二人力盡死之軍遂大潰明日賊乃至全
州城外官吏欲棄城走本州人前典籍李廷鸞八城倡率吏民
固守城堞多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張旗幟夜則列炬火出沒前
後峯上賊乃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又有金德齡者出於光州
字景樹有絕倫之勇飛鳥所不能度猿猴所不能上者嘗身以
過如履平地所乘白馬亦如其人一日千里所向克捷突圍冲
陣如入無人之境賊衆相顧錯愕號之曰飛將軍所過皆斂鋒
避之莫敢交戰威聲大振勇士武夫雲合霧集遂領軍八嶺南
諸賊聞之檄諸處留屯之賊合為大陣以拒之與左義兵真實

張士珍居軍威之城洞死日未娶無子孫萬曆四紀元癸酉縣監南義普立國賜碑於故里表其義烈

縣監任啓英相為聲援玄風人郭再佑見德齡之來亦率家奴及鄉曲豪傑盡散家財以供軍費固守崑津斬馘甚多賊頗畏之號紅衣將軍賊之不得窺宜寧界者人以為再佑之功金沔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衆朝廷擢為本道右兵使未久卒於軍中柳宗介遇賊被害贈禮曹叅判張士珍亦起兵於軍威殺賊甚多賊畏之稱為張將軍而不敢入其界一日與賊相遇縱擊追北賊設伏誘之士珍乘勝而進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天盡日暮有一賊突前擊斷士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不已遂墮馬死之朝廷贈水軍節度使初朴晉自密陽奔還八山谷中而潛糾忠義東西出沒在在剿擊

扑晉慶卅剋捷嶺左得全

終始一節百折不回雖屢危殆而不避艱險朝廷以前兵使李珣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為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間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如韓孝純李守一等糾倡士民邀截賊路者亦賴於晉晉一面收兵一面馳報朝廷因之以探知賊情上為之嘉歎曰觀晉之所為直恐不免晉若死國事去矣為晉者豈可有浪死之道當觀勢為之其愛惜之意溢於言辭又以弓矢賜之晉感激殊思殫心極力卒能收拾道內諸將士民漸成陣形使一道氣脉絕而復蘊能知賊之可擊者晉之功也晉乃令前奉事

權應銖鄆大任等率鄉兵千餘人圍賊於永川士卒畏賊不進
二人俱有膽勇即斬數人挺身而出為士卒先士卒爭奮踰城
而入與賊大戰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
燒死者甚眾臭聞數里餘賊皆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
安東等處之賊皆聚一路左道郡邑得保者水川一戰之功也於
是晉乃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其不備
晉軍驚擾奔還安康是夜更募敢死士千餘人潛伏城下多發
震天雷射八城中散墜於諸處賊不曉其制爭聚其處相與推
轉而諦觀之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者即斃處
處俱發一砲所中幾三十餘人其不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賊衆
莫不驚惧不測其由皆以為神明遂舉衆遁歸西生浦晉遂入
慶州得救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大夫應銖通政大夫大任醴
泉郡守以賞之

震天雷者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創出新制以
鐵菱鐵片等物同引火中具裝成一圓球用大碗口載之投
火以發之能飛五六百步墮地良久火自內發賊最畏此物
今不知其遺制之何如可勝歎哉

賊之一枝又繞出海縣進圍晉州判官金時敏水川人也登武
科有才略善騎射方在城中為固守計諸將議欲棄城時敏誓
軍中以死自許因令敢言去者斬收境內士民八城男女雜編

行伍設器械樹旗幟賊進至城下圍之數匝勢如壓卵時敏與其妻親持酒食巡城餉士晝夜不懈人皆感泣殊死戰賊大敗棄甲曳兵而走不敢更窺晉州以功陞本州牧使方其戰時飛丸中身因以不起是時 朝廷以教書宣諭本道軍民曰

君臣天地之常經忠義人道之大節所固有者不待勉焉矧惟嶺南肇基羅邑父老服孝悌子弟習詩書雖值板蕩之餘豈少奮勵之衆中岳誓月庚信之劍自躍出鞘漢山摧鋒寶子之身著矢如猬頃當寇賊之始至恠無一人之倡義是由將臣之望風竄出土民之不意爭懷駭散未易呼収屬今列邑烟空一方波拆黎元為肉不復畮生府庫成灰無可着手

自予西遷已絕南望豈意爾輩挺身糾師刻意討賊義氣天臨烈士響應撮糶為餉厲民之倉廩誠虛削竹為弓委庫之鎧仗安在楊兵鼎津則遁賊禡魄接刃茂溪則流尸渾江官軍一何善崩義旅一何齊勝是由彼之所懷者刑而刑不施律此之所結者義而義不思退始知除城池之功而厚養民力移節鎮之封而固結士心則游魂已散於東萊之野毒鋒豈至於平壤之城由予不明雖悔何益頃於本道陪持人姜萬渾之歸一紙罪己千里敷心第念閔海山未卜宣布行陣茲憑崔遠軍中申諭予意仍探賊情甫着予書予懷何盡成川霜露悶 宗社之飄零義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懷土

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朝昏即者 天朝見憐猛將承命
天兵垂至山岳動色秋清路乾政屬擒胡之日馬肥弓勁實
是殺賊之期鐵馬亘於大定晴川舸艦聯於登萊江浙強寇惡
積天誅當加况我烈士義兵之徒並在畿黃忠清而起在
處斬馘逐日獻功實賴天地默佑然而此實 宗枋再造之會
緬甬多士更勵精忠聞金誠一住居昌韓孝純保寧海就加
左右道觀察等使號大少義兵將等並除職有差甬其就聽
節制亦宜交叅籌策邀賊歸路可以躡擊其尾偵賊屯所可
以夜斫其營選制為難相機任汝痛仁甲之溺死追贈判書
愍李亨等戰亡官子一人將賞無關玉帛何惜茅可先清嶺

嶠始宜亟迎 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零予何忘也甬宜勉
之於戲禮樂提封倘掃腥膻之氣山河帶礪可共茅土之榮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既到軍民莫不感激咸思奮勵時黃海平安兩道賊兵充
斥而延安一城孤危尤甚吏曹叅議李廷黻與弟廷馨受同守
開城之命及臨津師潰急趨延安府中豪傑宋德閏趙光廷聚
徒百餘迎曰公有舊恩在茲土乞留活我廷黻笑曰吾今得死
所矣即入城募得五百人曉諭之且曰誰能為我管四門誰能
為我坐甲登陴使賊不敢進據誰能管我糧餉誰能繕我器械
乎隨才分部訖聚礮於墩列釜於傍老幼趨事群能著職一日

賊酋長政劫掠載信諸郡攻陷海州以兵三千人與江陰之賊
悉銳而來城中大惧有欲出避計者廷諫曰我與兵民同約死
生陷民自濟所不忍也若有怖甚者任自安城不必拘也一軍
咸願死守日既具賊兵進圍三匝俄有一賊帥周觀城外摩壘
而過守門將張應祺以一箭射之洞腦而死賊兵氣死不敢輕
出乃於城西以飛衝下瞰城中以大炮碎之賊亂發火箭圍中
多草屋人皆心懼洵忽回風大起火焰外靡賊計無可奈何
撤廬舍填壕塹遂向城上攀援蟻附而上廷諫知不可為乃坐
積芻戒其子濟曰城陷可自焚聞者感泣一心而齊致死力或
以巨石投之或以熱湯潑之或以火灰揚之如是者凡四日賊

亦死傷過半是夜賊長遁乃聚死尸盡焚之翌朝鮮圍而去我
軍追斬一十八級奪牛馬九十餘匹糧一百三十餘石朝

李廷諫
安退賊

廷初聞廷諫被圍上下憂危及捷文至只言賊以某日圍城以
某日解去一無張皇語詎者咸言却賊易而不伐功難上特加嘉

善大夫卒道都巡察使文武將官皆聽廷諫節制仍賞諸將以

趙憲預引
延安城水

有差前歲申恪之為府使也趙憲以為倭寇將至迨安為必守
之地而城中無水為憂貽書於恪引北神堂水入城中為守禦
之備至是賴之先是江原道助防將元豪自呂州還歸本鎮賊
兵出沒原忠楊廣等地豪再勝其情初獻之于龜尾浦又與利
川府使邊應星合兵舡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馬灘殺獲極多由

曹好蓋
号芝山

此原州賊路乃斷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進戰甚急豪既連捷頗有輕賊之心賊知其將至設伏以待之豪不知而進伏兵猝發遂為所殺又有曹好蓋者昌原人有志行為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日甚以教授生徒資生幾二十餘年志操愈堅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名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往江東募兵欲救平壤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蓋還赴行在聞天兵將渡江以兵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之散掠者多所斬獲好蓋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勵士心人多奇之當是時舉國逃難如魚在鼎禪門緇流亦皆奔走於是清虛禪師休靜者起於妙香山中僧尼所尊稱西山大師者也俗姓崔氏其先完山行高律嚴

淹貫釋典又能詞翰徧交朝中名士大夫其高第上足遍滿一國至是糾率門徒一千五百人伏劍上謁於行在上謂之曰國難如此爾未可弘濟耶師且泣且拜曰國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者臣已令所在之地焚修以祈神助其餘臣皆召募以來欲赴軍前臣等雖非人類生於國內荷聖上恩育何惜一死願效忠赤上大喜命賜一國都大禪師八道禪教都總攝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尊者之號乃率其眾屯于順安伏興寺傳檄八道寺刹健禿勇衲莫不來赴休靜高第處英起於地異山來赴權慄幕下惟政起於金剛山惟政號松雲又號四溟山人容貌魁傑留鬚不去性度恢曠且通內曲是時在表訓寺講徒賊兵入

或倚惟政
即休靜之
上足誤

山中寺僧皆走惟政獨跌坐不動賊見之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及覲王 教書休靜微文至山中惟政乃展之佛卓上呼諸僧讀之流涕淋漓而曉諭之悉起山中之僧七百餘人西赴覲 王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出城東與順安之軍任為聲援有詩為証曰 丙申松雲在營門上詩柳西屋曰遙城聲鼓警晨昏春雪頻來暗海門昨夜山陽烽火急老兵收疾下黃雲 邦家多艱海波驚玉輦飄零鴨水營何處批蜂能濟急幾人忠義更同盟由來鬼澤曾均被却喜儒禪不異情請看香山靜老宿戒刀揮處衲衣輕

七月 天朝副提兵祖承訓等次茅渡江 上遣伴接使柳成龍迎于東江至義州以史游擊儒為先鋒進至嘉山兵曹判書

李恒福謂人曰祖將躁而寡謀必不成功也至嘉山問于我國人曰平壤賊無乃已退耶答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至順安三更行數十里兩將議欲進兵軍中有王蠶子者號善占承訓問之蠶子言此日最良兵事無退承訓然之遂進兵黎明抵城下揮兵毀城承訓遣七星門而入城內路狹且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亂放鳥銃鐵丸如雨史游擊挺身搏戰軍馬多死儒乃自城下射賊賊知其為將領齊力放丸中儒而墮戴朝弁午搃張國忠亦中丸而死承訓及馬世隆創傷奔還世隆墜馬而死後軍陷泥淖中不能自拔者悉為賊所害承訓軍潰一夜馳二百里竟捲還至安

州城外立馬呼驛官朴義倫曰吾今日多殺賊矣不幸史游擊
傷死天時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
無動浮橋不可撤言畢馳渡二江駐軍控江亭蓋招兵既敗之
後膽惴心動恐為賊所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走如此接伴使
柳成龍使從事官辛慶晉往慰之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
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恚承訓不得已
退還釜東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於我軍有以群羊攻一虎之
語以羊喻天兵虎以自托又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泛西海而
來未知大王龍馭自此何之賊卒欲水陸合勢乘勝西下既
為李舜臣所格不能進舜臣又於是月初六日與元帥李億祺

李舜臣
山之捷

等會于露梁知賊舩七十餘艘移泊於見乃梁即整舩前進洋
中賊見師勢大回舩入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絲列陣
港口且多隱嶼難以周旋舜臣少出兵以誘之賊見之悉眾追
之且戰且退引至閑山嶺洋中乃回舩接戰揮旗鳴鼓箭砲俱
發賊舩氣挫少却諸將軍更催呼踴躍焚舩六十三艘餘賊四
百餘人棄舩登岸而走諸軍進至安骨浦前洋又有賊舩四十
餘艘內有三舩上建層樓諸舩以次列泊賊既累敗俱其直冲
前據淺港負固不敢出舜臣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
餘賊二十餘艘乘夜絕港宵遁追斬一百五十餘級溺水死者
又不記其數於是軍聲大振進階正憲大夫舜臣戰勝輒戒諸

將曰狂勝必驕諸將慎之時賊屢窺湖南信然未已辭臣以為
國家軍儲皆靠湖南若無湖南是無國家也極智殫慮忘生殉
國遂斷賊之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不敢更進也祖摠兵
既渡江而歸揭報於遼東總兵揚紹勳曰朝鮮恃順方戰之
時朝鮮有一小營投順于賊故戰敗紹勳移咨責之山海關
主事張棟亦信參劄之言致懇不已兵部乃差錦衣衛指揮使黃
應暘馳到義州更審事情上迎于中江應暘欲得倭書以驗
之禮曹判書尹根壽以賊在大同江所遺書二道示之應暘不信
李恒福自在京師時已憂此事乃搜求辛卯通信使等所賚倭
書而來乃以其書示之應暘撫膺大慟對上涕泣曰貴國

之情如是而不免天朝之起為天朝受兵而反被惡名天
下寧有是理乎吾當為朝鮮伸理耳即馳還告于兵部尚書石
星曰朝鮮君臣奔越草莽寧以國斃不負天子之恩不可不
發兵救之石星聞而心動乃請發兵救之時天朝議論不一或
謂堅守鴨綠江以觀其變或謂美狄相攻自是常事中國不必
救之當守鴨綠江耀武示威而已而或謂外藩失國在我不可
不救石星且請先賜火藥禦賊之具科道官等上本以軍器火藥
禁賜外國高皇帝之法不可違也石星等之曰所謂外國竊
靡荒遠其成敗不閑於中國者也朝鮮事乃同內服如使倭
窟居朝鮮侵犯遼東以及山海關則京師震動此乃腹心之

憂宣可以常例論之假高皇帝在今日心賜無貳時謝恩使申
點在玉河館石尚書呼至廷中出遼東報爰文書示之點即歸
慟與一行朝夕大臨日：至衙門力請援兵於是皇上命會集

文武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雜議其議曰

皇朝議接
朝鮮使召

萬曆二十年七月日先該兵部題本特遣大臣經略陝西各
鎮及其帥師征討倭奴等因奉聖旨是遣大臣便着府部科
道等官會議來說欽遵除移文各衙門知會外近該陝西
督撫諸臣奏報賊勢已窘滅亡有期經略似不必遣倭犯
朝鮮近據遼東督撫官咨稱該八道已盡占據且安撫人民
給散米布誘令降順為謀叵測前項征倭文武大臣應遣與

否想應速為集議隨于本月十八日五府九卿科道官齊赴
闕門公同會議該後軍都督府掌府李太傅兼太子太傅定
國公徐文壁中軍都督府掌府李靖遠伯王學禮左軍都督
府掌府李吳繼爵右軍都督府掌府李崇信伯費甲金前軍
都督府掌府李永康侯徐文偉等議謂倭克朝鮮藩屏出師
備援允為良策但緩急之間頃酌時而行之該吏部尚書孫
繼侍郎陳于陞議謂征倭大臣之遣誠攻心伐謀上策但我
師地形未習饋軍難繼未可輕議深入于本兵二佐增置一
負務簡求熟練兵機者無事則居中調度事急則督兵進征
為諸路應援戶部尚書楊俊民議謂江海遼瀾險夷難測芻

餉艱難莫若沒發諭詔宣諭朝鮮臣民弭召義兵光復舊國
該國素無火器聞山東巡撫製造殊多相應頒給戶部侍郎
盧維禎議謂大臣須得習知倭情及素優弘濟者方可議遣
禮部侍郎韓世能議謂朝鮮恩拊不宜用兵揀且請于浙直
設總兵制南兵鎮江設總兵刑部尚書孫丕揚議謂沿海督撫
宜增備倭勅書令其畫地分防順天十路游兵營保定六府
有民竒兵營山東有備倭衛再選曾經倭戰之將令其教習
水戰工部尚書曾同亨議謂再設經略則平日設總督之意
謂何十羊九牧必至債事宜將薊遼總督增備倭勅書為使
宜照先年例增設兵部侍郎一員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

議謂大臣征倭義不容已但揆時度勢施為宜有次第計倭
奴劫掠已滿不久必歸若仍在平壤等處似宜只遵前旨行
令遼左鎮撫將先發兵馬二枝再添一枝擇謀勇將官多累
糧餉徑入其界協同彼中各道勇將精兵相機戮力共圖勦
殺或各就近伏兵要害擊其情歸宜無不勝即果使倭奴竄
據朝鮮兩都任而不起而國王既來內附彼既無主人心無
所繫屬似必宣諭國王令彼中忠義陪臣急擇本王子弟宗
族之賢者權署國事多方弭召各道豪傑戮力觀王無圖恢
復然後我乃選遣大將率領精兵水陸並進務求殄滅諒亦
無難又須先將應用兵馬船隻餉作何處備也皆充裕運

可遣將而為今之計惟宜坐行遼左鎮撫多差的當人役速
詣朝鮮偵探倭奴去住不時馳報以為進止通政使杜其驕
等議謂文武大臣察才望忠實者使不離在京衙門三四品
之列武臣宜察謀略驍雄者使不離五府僉書之列唯舉
得人鎖鑰慎密既可因遼左封疆之限捃揆有道又可激朝
鮮恢復之心大理寺卿趙世卿等議謂朝鮮恭順有年一朝
倭奴蹂躪至此即遣官帥師征討以存亡國以固藩籬亦自
長策但倭奴新破朝鮮中情亦難盡知遣官征討未可輕議
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議謂大臣深入征倭地形不習兵
餉難結勢必不可遣河南道都御史傅好禮等議謂倭奴不

圖金帛子女竊據朝鮮似有異志矧閔伯以匹夫竊國又魚
并多國遂破朝鮮此亦勦敵宜遣文武大臣經略不宜遽議
深入彼境等因為照以全取勝者帝王之兵推亡固存者天
朝之誼頃該朝鮮奏報倭勢猖獗臣等職在本兵義宜撲滅
況已臨我恭順屬國撤我密通藩籬封豕長蛇寧有紀極若
令深根固蒂必至剝床及膚臣等初議特遣文武大臣補兵
征討不獨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寢彼內犯之念兵貴先聲意
蓋有在至於道路難知芻餉難繼諸臣所議固為有見念國
王方寄命于我望故甚切彼為紳道守道途不患難知彼資
糧餉軍需不患難繼又該臣等常遣精細人負深入平壤目

靚倭奴招撫人民整頓器械名曰二十餘萬寔亦不下數萬
以此情形寧容輕視但遼東鎮撫業已發兵往應特遣文武
似應有待以遼鎮足以當之也今據諸臣所議言人殊均
忠于謀國內如宣諭朝鮮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親王
發綸音馳傳一使面諭朝鮮國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親王
之師亟圖恢復舊業我則增遣勁兵共圖殄滅倭奴若先道
去我亦毋容深入如其收集盤據老賊朝鮮以與我抗則大
彰天討斷、乎不可已者于時不大調容兵特遣文武則吏
工二部所議增設兵部侍郎一員專理倭事此即臣等所請
應選經略大臣而左都御史李世達所請選大將率領勁兵水
陸並進即臣等所請應遣武臣則諸臣之議雖若與臣等不
同而其意未始不相合也伏乞 皇上睿臣等移咨吏禮二
部及薊遼保定山東督撫一體遵照施行奉

聖旨

朝鮮被倭陷沒國王請兵甚急既經多官會議甬部裏又探
聽得實便酌量應行李速去救他毋待緩不及事致貽我邊
疆害設官遣將俱依擬宣慰已知道

兵部乃先差原任游擊將軍張奇功賚銀二萬兩解赴我國糶
買芻糧以濟軍餉又遣欽差統領浙直調兵神機營左都將駱
尚志領南兵三千留屯義州江上尚志弭雲谷浙江紹興府餘

姚縣人膂力絕倫能舉千斤彈駱千斤又以皇差統領南北調
兵原任副總兵查大受領馬步軍三千先渡鴨綠江護衛 行宮
大受遠東鐵嶺衛人寧遠伯李成梁家丁也驍健善戰屢立功
至總兵官有詩為証曰

羅虎先驅渡鴨江鯨鯢海若一時降皇恩浩蕩同天覆肉骨
殘氓涕淚獲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濱等率兵數千留屯於
順安別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甌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十
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等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以為犄角
之勢是日元翼等約諸將齊進從平壤城北忽遇賊先鋒猝然
相合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卒驚潰江邊勇士亦多折
傷遂還屯順安時天朝方議出援適有暹羅使臣來貢聞此議
欲助滅倭國兵部乃因提督主事揭報上本曰

暹羅國正使搥吹喇願督兵蕩掃倭巢等情未知何以處之
奉

聖旨

據弟使所稱且見忠義而事關重大還行與兩廣總督著移
文另選一能事官負使弟使同往彼國宣諭 朝廷德意取
有回文方可以舉其餘俱依擬

兵部依 聖旨宣諭又遣浙人沈惟敬為游擊將軍銜奉 天

子命渡江會 上于義州宣諭德音惟敬或言浙江人或言福建人其父以商往來日本備語其國事情又自言嘉靖年間在浙直總督胡宗憲票下用間諜鳩倭衆甚多備語倭國事情上書于朝因此出來偵探賊情且許便宜從事是月二十五日抵順安登乾伏山望見平壤城即寫帖付家人沈嘉旺以黃袱裹之負于背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詰賊以何故深入屬國敢抗王師乎賊首行長即令浙江被擄人張大膽來請相會議事惟敬二十九日將以單騎相見行長又致書于惟敬曰嘉靖年間天朝人將舟者誘我日本約和通貢而設伏害我無遺今日自天朝來者無乃用將舟故事耶惟敬曰天朝懸屬國傾覆發師來援爾若草心解兵則日本生灵均吾赤子 天朝一視同仁詎容行詐以勦民命乎行長信之及期列營於山下惟敬將往入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馬能害我帶三四家丁赴之入倭營中與行長調信義智玄蘊宗逸等相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劒戟如霜惟敬下馬入陣中羣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笑惟敬感言 天朝以百萬衆來壓境上爾等命懸朝夕且責玄蘊曰上天好生爾既剃髮為僧何乃從逆夷虜劉我屬國耶玄蘊叩頭曰中國有中峯祖師四代孫曰四明禪師嘉靖十八年我師入朝拜四明師為弟子 天子嘉其遠來欽賜袈裟一襲至今留在鄙生得傳衣鉢無非向順之誠豈敢

助逆為虐乎本國久絕於天朝欲假道朝鮮以求封貢伊反集兵拒我致有今日此豈獨鄙僧之罪耶惟敬曰爾等既悉誠思順則天朝何惜封貢以絕遠夷之望行長等應諾乃於平壤城西北十里外立標人皆莫測其意日暮乃還倭眾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縮吾何畏爾也因曰吾故報聖皇當有處分乃於九月二十九日回渡遼東具報內閣本兵命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奉聖旨宗授惟敬游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送經略票下委用時惟敬既故之後將過五十日不至倭起之

聲言欲於歲時將飲馬鴨綠江民亦有自賊中逃還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莫不失色危懼十一月初六日惟敬復渡江而來兵部以劄付授惟敬令諭賊盡數退去又令還朝鮮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則當許納款撤兵否則當以百萬兵往討滅之惟敬入倭營留數日而還且以小帽子數萬頂徧賜諸倭因知其兵額多少將告于提督欲用二陪之眾擊之然而大兵猶不出朝廷復遣陪臣沈喜壽尹根壽鄭崑壽等請援甚急冠蓋相續如織于路天子既準許發兵部尚書石星召崑壽等引八火房親問事狀或流涕不已遣行人司行人薛藩奉勅降諭其勅書曰

天子許發兵出援

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号稱樂土近聞倭奴猖
獩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迭近騷然國王
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聲息已
勅邊臣發兵救援又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各鎮精
兵七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云殘俾
無遺類朕受天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四溟安靜蠢茲
小醜輒敢橫行復勅東南邊海諸鎮並宣諭暹羅琉球等國
集兵數十萬同征日本直搗巢穴務令鯨鯢投首海波晏然
爵賞茂典朕何愛焉今特遣差行人司行人薛藩齋 勅諭
爾國王當念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亟宜雪耻除

出力苗匡復更當轉諭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
復讎之意夫恢復先世土宇是為大孝救急君父患難是為
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先復舊物俾國王
奏凱還都仍保宗廟社稷長守籓屏庶慰朕恤遠字小之意
勅至 上率百官迎于江上失聲慟哭左右羣臣亦皆痛哭藩
慰諭備至 上謂藩曰倭奴將犯 上國小邦抗義斥絕罪此恠
禍 皇朝若見倭奴書契則可知此情狀矣藩曰 朝廷已洞
燭矣願 勅後仍即回去藩号抑屏廣州府順德縣人己丑三甲
進士容貌端肅言辭便捷我 國又遣人追到遼陽呈文陳情略曰
小邦軍兵劄營順安遮遏西路者及他官軍義兵今在諸處

者率皆自夏徂秋兵殘馬頓食盡器弊且復無衣迫寒有朝
夕必潰之勢而賊方據有堅城專其倉廩食足卷銳為俟時
劇突之計小邦奉勢日急一日前此累次告急冰止一再冰
以天兵或不及時而張皇畏劫之辭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題
奉聖旨朝鮮被倭奴陷沒國王清兵益急既經多官會議
倫部裡又探得索便酌量應行事宜速去救他無待緩不及
事致貽我他日邊疆之害小邦君臣感激膏湯咸以謂其獲
有日此賊可滅方此儲峙糧穀修清道路引領待至而至今
師期未定坐待死亡委為罔迫順安之師雖誠疲弱猶且竭
力堵截今至四朔倘得遼兵已住義州及湯站等地者連見
到南兵砲手合五六千不日過江就張聲勢可以協力勦滅必
收全勝上有以宣 皇上恤小之仁下有以延弊邦垂絕之
命坐消日月以待大軍而終躋 天朝極濟之城事機至急
冒死申請不勝兢惶切迫之至

藩見此書回報曰 天子已許出援大軍垂至無為過慮以待撲
滅之期可也兵部又於鄭崑壽等回給馬價銀三千兩使之買
賣弓面火藥以助軍用又以兵部右侍郎魚右念都御史宋應
昌欽差經略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以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劉黃裳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袁黃俱欽差贊
畫防海禦倭軍務駐遼東節制諸將宋應昌等桐岡杭州右衛

籍仁和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曾以寧夏征討功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裡準功陞職至是廷推專掌東事劉黃裳字玄字号太
景河南汝寧前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性頗謬誕袁黃字坤儀
号了兀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性好佛持身如
山僧一路館站置標下差官禁其作挈人甚便之又以前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加太子少保李如松為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
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官率三管將前進征討如松号仰
城遼東鐵嶺衛人父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廣寧總兵
官寧遠伯成梁也成梁祖父本我國理山郡人居禿魯江因
事殺人夫妻逃入鐵嶺衛因居焉父乃以邊功始為游擊成梁承
蔭為指揮使以擊虜功為險山赤將拓地千里立五堡得封
勲爵成梁性沉毅整肅多謀善戰夷奴驚服愛戴設生祠而慕
之如松之弟如栢如樟如梅如梧如楨俱官總兵錦衣玉帶門
戶煥赫幕下家丁為都督及二品將官者十餘人趨走服奉有
同奴隸世比之汾陽王郭子儀而又與當時名將戚南塘繼光
齊名天朝倚以為東北鎖鑰焉如松母宿疾亦女中裴郭也生于
將家熟諳邊務性且方嚴而尤善御將士其在遼鎮也歲必
一歸鐵嶺衛所過臺堡城堞之完榻士伍部曲之精疲車馬旌
旗之整弊無不考閱焉故諸鎮裨將之敬畏夫人不異於寧遠
六子中五子其所育者富貴俱極而身猶自持女紅諸子婦軍

貂錦充塞而其生日獻壽必令皆以青布等物以示儉約之當
務此亦學士大夫所難能况婦人乃如此乎人所罕及者也年
終四十即勸寧遠納側室而因又購美姝王氏而進之身自往來
于道路中使王氏專房而又令諸子女及諸婦侍王氏如待
己若稍不稱意則即責罵其諸子女曰王氏者我所置也慢王
氏則是乃慢我也於汝心安乎諸子業已曳王衣錦矣而微有
驕恭者則即使伏地而受杖如嬰兒然無敢為偃蹇者矣有一
女嫁於蘓氏者與其婿反目幼子往助其婦夫人聞之大怒曰
汝已出嫁則是出家人矣而爾輩仗門第之盛而還偕爾丈夫
乃如是耶即呼幼子跪之於庭中立杖數十其女泣訴其故夫

人不理其言曰爾自今以後不得意于夫婿及舅姑者毋見我
也其教訓之嚴正亦如此故如松等服膺不失終樹大勲而夫
人之能享福壽者皆由比如松世為將門熟諳韜略愛人下士而
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臨陣鈴束得宜所過皆便辛卯歲寧
夏土官總兵劉東暘與哱承恩等乃竊據寧夏句虜叛亂勢甚
猖獗承恩即降胡哮拜子父子慄悍善戰累敗奴兵陞職總兵
統二營兵家丁數千餘人巡撫都御使党馨每加裁抑承恩父
子回月糧不給激眾作亂官軍累敗不支如松平總兵蕭如薰
常居敬沈思孝姚繼可麻貴劉承詞李如樟楊文學李寧等統
十萬兵蕩滅掃除乃陞如松職都督同知蔭子錦衣衛指揮同

知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裡未及班師而又有東征之命乃率麾下士馳詣北京因向遼東分部諸將以征倭副總兵官署都督李如相為中收大將如相號背城提督弟也率親兵一千五百以征倭副總兵官署都督李楊元為左收大將元號菊屋定遼左衛人初以宋徑略中軍移授率親兵二千以征倭副總兵官都指揮使張世爵為右收大將世爵號鎮山廣東右衛人領親兵一千五百三營既分又以諸將分屬三營欽差協守宣府東路統領前營兵都指揮使任自強字體乳號冠山大同陽和衛人領宣府兵一千欽差統領前營遼遵化叅將李芳春字應時號晴岡北直隸大名府平虜衛人領兵馬一

千長於騎射行軍之際遇禽獸則輒翻身馳射獲之待士極嚴賞罰不留時刻群下愛之欽差游擊將軍高策號對庭山西天城衛人領馬兵二千欽差統領山東秋班經略栗下禦倭防海游擊將軍錢世禎號三池南直隸蘄州府烏江縣人領馬兵一千號令嚴正欽差統領嘉湖蘄松調兵游擊將軍戚金號蕭塘山東登州衛人自稱戚南塘繼光同宗或云其孫也領步兵一千欽差統領宣府中營兵游擊將軍周弘謨領馬兵一千欽差統領蘄鎮游擊將軍方時輝山西蔚州衛人領馬兵一千欽差河陽游擊將軍高昇領馬兵一千欽差建昌游擊將軍王向號義齋義勇人律身甚約所過補便領馬兵一千這九員將咸統

于如栢欽差統領遼兵原任副總兵王有翼号心軒河南鄆陵籍人領馬兵一千二百欽差統領薊鎮調兵原任副總兵王維貞三萬衛人領馬兵一千餘騎欽差義州衛鎮守叅將李如梅号方城提督弟也領馬兵一千餘騎欽差統領遼鎮調兵叅將李如梧亦提督弟也領馬兵五千餘騎欽差遼東總兵票下營領弟原任叅將楊紹先前屯衛人領馬兵五千餘騎欽差鎮守遼東東路副總兵孫守廉号古村鐵嶺衛人領馬兵一千騎欽差統領保真建遵調兵游擊將軍葛逢夏領馬兵二千騎這七負將咸統于元原任副總兵祖承訓敗於平壤革職充軍以白衣自效欽差統領浙江游擊將軍吳惟忠号雲峯浙江金華府

義烏縣人領步兵一千五百副總兵王心迪領南兵一千欽差統領昌平右營兵叅將趙之牧領馬兵一千騎欽差統領南土調兵涿州叅將張應紳領馬兵一千五百騎欽差統領山西營原任叅將陳邦哲領步兵一千欽差提督票下統領大同營兵游擊將軍谷燧大同衛人領馬兵一千騎欽差保寧游擊將軍梁心領馬兵一千騎這八負將咸統于世爵其餘聽用將官其類亦多游擊將軍王守臣号德軒遼東三萬衛人與祖承訓攻平壤不克敗還至是再來欽差統領遼東調兵騎步兩營寬典堡副總兵佟養正字子忠号蒙泉遼東衛人萬曆庚辰武進士未任義州統領大寧營兵原任叅將張奇功遼東人與沈惟敬相

善聞惟敵與行長相見而放行長還故驚歎頓足曰若以一
伏兵拿致可不勞一兵而失此機會可惜也蓋不知惟敬本心
至是率馬兵一千騎而來欽差真定游擊將軍趙文明領馬兵
一千騎欽差陝西游擊將軍高徽領馬兵一千騎欽差遼東
左營調兵原任副總兵署都督同知李平胡隄人也李寧遠成
梁異其貌收以為己子積功至是職領馬兵八百騎欽差山西游
擊將軍施朝卿領馬兵一千騎遼東都指揮使司金事張三畏
遼東三萬衛人來任義州專管糧餉律已以簡人甚便之策士
謝用梓号龍岩浙江紹興府餘姚人自補太學士謝遷之孫隨
駱恭將尚志而來守備熊正東李大諫等亦以聽用來大諫号

北泉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來在江上又有原任河間府同知
鄭文彬山西潞安府壺關縣知縣趙如梅等專管糧餉如梅号
肖庵遼東鐵嶺衛人與提督最親軍事皆與之商議提督分部
既畢令三營將前進又以查大受為先鋒以葛逢夏代領行官
護衛之兵提督自率票下將官原任叅將都指揮使方時春寧遠
伯家丁原任叅將李寧原任備禦韓宗功李逢陽等鱗次而進
精兵四萬餘人勇將六十餘員軍号十萬來至通遠堡留屯不
進朝廷乃遣執義李好問等呈文于提督曰

朝鮮國陪臣司憲府執義李好問等呈為賊謀叵測事核蓋
迫懇乞速進大兵先發制勝事該本月十三日蒙遼東都司缺

政令書管屯都指揮使張牌文恭欽差經略薊遼保定山東
等處御軍務兵部右侍郎宋近攝副摠兵官佟養正稟
補倭奴領兵侵占中和土城等情又據沈惟敬稟稱倭奴願
乞通貢等情各到部據此看得倭賊假以通貢暗攻土城明
係緩我兵機擬合禁止往來嚴加盤詰為此牌仰本官並知
會朝鮮國王多設兵馬于緊要去處互相盤詰游擊沈惟
敬親身或差人或家人在彼屯住者往平壤傳送消息或在
家人中却走回者即便盤拿解部以憑究處等因奉此轉奉
示諭準奉王旨這緊急句當務經略兵部傳令行會教恁
地馳報遼東將本國迥迫事情呈稟提督經略兩老爺眼前請

速進兵承此卑職蒙委前來密照倭賊凶謀不在小令已
悉陷小邦據有平壤形勢辭語益悖其計不容但已片言解
還斷無是理頃日沈游擊再臨賊營與他講話雖事秘莫測
而見其銀幣隨行又許帶十倭往赴京師又差二官至馬島
小邦君臣咸慄恠駭而游擊指白日以示無他區、仰戴之
情不敢作疑謂此必為曷濟萬全亦保天朝廟謨必不准
他和議行春秋所恥之舉持疑守信仰候成筭而冬序荏苒
殘臘垂盡討賊之期已失什九舉國咸悶及承經略宋指諭
已得賊緩師過冬之計小邦始信前日仰保廟筭者非虛亦
荷老爺後得過關已鉤其深不勝歎服第念伊賊見游擊過

期不至灼有藉口西向之患而近又查都巡察使金命元馳
報有沈游擊家丁王貴說補俺從游擊八賊營見賊酋平行
長向游擊言本國通事金德澮謀向游擊明言天兵潛機將
到必被廝殺勸俺先舉西向至於把劍請死今見游擊知其
詐謊并將一般通事金德澮牢囚等因又據本道巡察使洪
世恭馳報節據安邊等府哨探軍人三節續走告倭賊引添
京城徒眾恣行殺掠或剽陣各處或擡營出去要向本道陽
德縣地方春月在通賊謀俞深等因念唯伊賊素多間諜善
得我情且德澮既以被騙被囚其欲百計訶此以窺已而要
功者必無所不至安邊之賊亦言要向陽德地方其與合謀向

西無疑而即且賊候攻中和土城此陣最以善戰名其先合
兵取此豈不絕其顧後之憂耶一朝稀突乘我猶穩則安定
住劄軍兵素弱且老法難遮過而各鋪供具芻糧反敢餽賊
其奉誠懇誠迫卑職不知老爺已啓元戎專來告慰即日伏
見老爺牙旌在途軍聲燁燁是知小邦之憂老爺之所先察
瞻望感激即欲引退敢報 寡君而但念賊之闌入既朝夕
難保而天時且晚茲敢仰口煩喋仍乞懇速前進伏望老爺
既已承 明命拯濟小邦更速前進兵毋容持待赴事機未
泄之前思先發制人之謀大振 皇威不勝至幸緣係緊急
事機恐致差謬更煩呈請伏乞照詳施行瀆至呈者

提督見呈文許以正月進兵猶不肯前 朝廷又遣吏曹判書
李山甫馳詣提督軍門請必濟師拜氣懇切淚隨言發提督欲
具酒食待之山甫曰君父越在草莽義不忍當盛禮遂下庭慟
哭提督為之感動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渡江旌旗千里金鼓相
聞我國人民見之者莫不懼怖 上乃與提督接見慰勞備至
因涕泣而言曰蒙 皇上固極之恩得見大人小邦一縷之命
惟托於大人提督舉手稱謝曰既承 皇命何所辭死且俺先
世本貴國之人俺出來時俺父亦嚴戒之俺何敢不力於貴國
之事 上稱謝不已先是義州府有自古相傳之謠曰
莫佐里坪盡為江水所破當有白馬將軍從馬耳山出來

所謂莫佐里坪乃州西城外之地城中人耕種於此直接麟山
堡而馬耳山與統軍亭相對漢地界也其時鴨綠江水漸漸南
移噴巨野幾盡至義順館門前為渡口而提督所乘迺白馬也
其言果驗有詩為証曰

將軍一出電光飛白馬金鞍赤錦衣玉節高臨雲外迥天戈
遙指日邊歸腦中鞞畧安全敵帳下雄兵籍虎威鴨綠江頭
雷鼓震東人加額望旌旂

癸巳歲元朝白氣三道自西北亘天橫貫太陽邊有殘虹圍統
二匝人皆以為雄軍之氣勝敵之象初四日 天朝大軍抵肅川
乃使先鋒副總兵查天受先往順安招倭奴曰 天朝已許和沈

游擊且至諸倭皆喜玄蘇獻詩曰

扶桑息戰眼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
春早太平花
倭首行長乃遣小將平好官吉兵霜三郎等倭領二十餘倭曰

通事張大膳來順安聲言迎沈游擊其實欲窺虛寨提督乃撤
副總兵查大受進擊將軍李寧等誘與飲酒伏兵於帳後諸倭
酒酣李寧等把盞為号伏兵猝起格諸倭斃盡且獲吉首好官
餘三人逸去賊中始知大軍至大援不已提督按寧等軍令徇
示一軍莫不服慄登臺劉黃素黃馳渡江會 上于統軍亭
上逸而作文宣諭我國人民曰

爾國素敦文物世為忠貞道者倭夷不道長驅吞食致爾君
臣越在草莽瑣尾流離何其困也我 大明皇帝念爾二百
年來恪守臣節不惜萬金之費命將徂征爾 國中豈無宗
戚受重寄而忠憤薰心豈無縣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忠
臣懷主憂臣辱之念豈無戡士崩指軀報國之思宜乘 天
威震盪速招集義兵各提一旅之師共中九伐之志今倭夷逞
強其勢必滅爾國雖微其勢必興誠相籌之先論天道則朝鮮
分野析木之次上年水星躔寅而日本來犯是我得歲而彼
侵之逆天而行雖強必弱一也倭性畏寒今歲殿陰風木司
天陽明燥金為初之氣立春後尚有二三十日寒氣未消天

世之暗者術
人同運氣法
當推此論

時可乘二也。而國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氣，鬱鬱然。而如練如蓋，旺氣在我，勢必恢復三也。次論人事，則大國雄兵如虎如熊，而無敵大蛇一發千步，彼不量力，當成蕪粉一也。經略宋沉機、管謀、神鬼難測，提督李一腔忠義百戰餘勇，有古名將風二職，素仗忠貞，同心協贊，殲滅此賊以報。天子合兩國之師，驅此窮寇如振落耳二也。聞白強暴上劫制其主下，虐使其衆，天欲亡之，假手于我三也。昨日國王舉動丰姿俊偉，勢必中興而甯。國前後所遣諸使請兵，天朝誠意懇惻，淚下如雨，庶幾申包胥泣楚之義。君臣若此，豈終淪困以順討逆，何功不成四也。倭奴所恃烏銃，然三技之

後即難結矣。其兵雖多強者無幾，但殺其一二百人，餘皆望風遁去。此皆可勝之機，實為志士立功之秋也。天朝出令不論我、國、甯、國，但有人能擒斬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蘇者，每名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擒斬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等有名諸首者，每名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使以下擒獲各有賞格。爾國臣民能乘時糾衆共立大功，既可以復本朝之社稷，又可以激天朝之厚賞。以表國之遺黎為起家之始祖，豈不暢哉。諸道臣民義兵已起者，便為前進。未起者速為招集，或協力以挫其勢，或微其情歸或絕其餉，諸所機宜皆聽自便。

朝廷分遣宣侍官持此宣諭文書星夜分布諸路提督率大軍
陸續前進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軍容整肅如神體察使柳
成龍詣謁於提督提督許入成龍進至東軒提督設椅相待成
龍叩頭稱謝回自袖中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及與為所從入
之路提督覽訖以朱筆點其處且曰賊但恃為銳耳我用大炮
皆過五六里賊何能當也成龍既退提督以詩一首題扇面寄
成龍其詩曰

本錄載提督詩而頭聯所字違原曾見西厓後孫家藏此詩題必扇具在而非所字乃節字也遂易之詩末題云伯城松筆亦妙

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
夜釋酒盃歡春來殺氣心猶壯
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
非勝美夢中常憶跨征鞍

成龍方在百祥樓得此詩吟罷良久是夜三更忽有提督麾下
人持軍中密約三條而來示問其姓名不言而去翌日提督挽
弓鳴絃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軍亦連日隨發初六日天兵直
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四面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
植盾角柵子擁楯揚劍勢甚猖獗又有倭將領四五千名建大
將旗鼓鳴螺擊金建視城中指揮諸賊又於本城內外設險勢
難仰攻城北收丹峰上有賊二千人建青白旗列拒馬木砲鼓
鼓城而其峯高倚形勢最要提督乃遣南兵一枝由牡丹峯路
若仰攻者武固亦令僧兵為之助其聲勢賊乘高放炮衆軍
佯退賊始踰嶺追之天兵棄鐵盾而去賊爭之天兵回擊之

頗有新獲賊退據峯上提督鳴金收軍四營劄住是日寅夜
有倭三千餘人啣枚潛出襲抱夫李如栢楊元郝指揮張世爵
等營三營將各統其兵力戰殺退初七日夜賊兵約八百餘人
復斫李如栢營天兵一時撲滅旗燈從推馬木齊放火箭光明
如晝賊不得犯初八日黎明提督焚香卜日得吉劄諸將論
無剗級攻圍三面缺東面屬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俟
易庶兵令祖承訓偽效其裝潛伏以待提督傳令軍喫飯裝束
與三營將分統各該將卒環城外西北擺列陣勢於七星普通
舍迷三門之外賊乃於城上豎立紅白旗拒戰提督令親兵二
百餘騎進薄城下往來指揮諸將踊躍咸思盡力辰時分諸軍

鱗次漸進提督營中先發大炮各陣以各樣火器一時齊放響
震天地山岳皆動大野晦冥烟焰漲天旁彌數十里火箭布空
如織火烈風猛直冲城裏林木先焚密德土窟延燒殆盡提督
於是鼓諸軍登城賊伏於睥睨之間多用銃丸湯水石塊以
死拒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鎗毛天兵稍却提督
手斬拘退者一人心視諸軍挺身直前呼曰先登者賞銀五
十兩諸軍鼓譟齊進奮勇薄城負麻牌持矛戟相雜而登或發
射放砲或仰刺守堦之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提督挺身先
登督諸將齊登副總兵路尚志從舍迷門持戟奮身攀堦以上
賊從堦上滾下巨石中其腹尚志不為動大呼逆登又有浙兵

拔賊旗幟立 天兵旗麾賊兵不敢抵當我 國官軍亦隨而入
頗有新獲賊方輒南面為嚴兵承訓乃卸裝而進露明盔甲賊
急分兵拒堵承訓賈勇而進張世壽等由七星門用大砲撞碎
門樓營軍而入李如柏等由含毡門而入楊九兵由普通門而入
乘勝爭先騎步雲集戰酣遊擊將軍吳惟忠中鉛洞血流股
踵而猶能奮呼督戰提督坐騎斃于砲丸毒藥薰身易馬而
馳墮于塹中吳端火出麾兵猶進無不以一當百四面攻殺賊
衆崩潰奔入其寨又以火箭焚燼殆盡當泮斬首一千二百八十
五顆內有平秀忠平鎮信宗遠等二十五人生擒二名並通事
張大膳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得倭軍器四百五十二件枚

出本國被擄男女一千二百二十五人賊之燒死于火幾萬餘人
腥臭聞于十里其餘跳城溺水無算行長等率餘賊走入風月
亭土窟提督運柴草四面堆積將用火箭一時俱焚而七星普
通牧丹之賊並據於窟不可猝拔而賊從窟中多穿孔穴如蜂
窠從穴放丸如雨天兵僵死者相續提督收兵還營傳食諸軍
使通事張大膳往諭行長曰以我兵力足以一舉殲滅而不忍
盡刈人命開爾生路爾可速領諸首來詣轅門聽我約束行長
答曰俺等當退敵無攔截後路提督許之令右官告于我 國
撤一路伏兵而密令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埋伏于要道夜半
行長率餘衆遁去李寧等邀斬三百五十九級生擒二人中和

黃州臨營之賊聞平壤砲聲先已遁去時地遣使李鎰與別將金應瑞從舍廷門而入已而退屯城外至是始覺賊之遁歸亦不追躡提督咎之且以鎰非將才李嶺可合其任朝廷遣左議政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將行軍法良久祥之以李嶺代領其軍黃海道防禦使李時彦金敬老等觀望不戰李時彦但斬其飢病落後者六十餘人體察使柳成龍將誅之提督止之曰其罪應死而賊未滅一武士亦可惜使之白衣從軍唯黃州判官鄭暉截行長之後斬九十餘級中路又斬三十餘級提督既克平壤諸軍茅搶倭貨推錢世祖歛兵不取提督留平壤乃令左協大將張世爵先鋒拖兵查大受等進兵又令柳成龍接伴使李

德馨急往前路督辦芻糧搭造浮橋朝廷又專差戶曹判書李誠中率佐郎金結賢李自海隨軍一行旬當糧草又催朴忠侃仍應管察轉運又差分戶曹判書權徽帶從事黃致敬權挾中樞府經歷申黯入江華喬桐盡發公私藏蓄添補軍餉仍督忠清金羅海路潛運又遣司諫院正言黃克中按視勤慢以議政府右議政俞泓沔督諸務並晝夜催備音資聚也不許時刻稽緩天朝亦令欽差經理征倭糧餉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艾維新以是月渡江催促糧運維新統時守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萬曆丙戌進士至是以糧運不及期挾檢察使金應南戶曹參判閔汝慶義州府尹黃瑛所過嚴乘初九日天兵先鋒已過大

同而南宮搶寒路不可行柳成龍等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
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纒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
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
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者自平壤負戴
進隨送至於黃州又令船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靑龍浦輸運
於黃海道來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軍餉能繼僅得無
事先鋒軍馬陸續進發到開城府靑石洞其處險阨左右絕壁叅
天中通一路賊數百人屯聚望見天兵奔竄不敢交鋒進斬
三十餘級中協大將李如柏遂奪開城府賊衆殺萬騎過臨津
遁還京城十九日天兵由東坡灘踏淺追擊賊衆大潰當陣

斬獲一而六十五級我國防禦使高彦伯亦至夾攻大破之平
安黃海江原京畿四道並獲推威鏡道為清正拒守開城已破
則亦奔還王京上將向平據登樓諭州民盡滅徭役且賜田
租而向皇都行禮開禮而發信將休靜選勇納百人來迎
大駕提督送帖嘉獎有為國討賊忠誠貫日不勝敬歎之語又
以一詩贈之曰

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禪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巔
經略開平壤之捷乃遣指揮使黃應暘持免死帖將招出京中
附倭人民至安州見上因求國王教書上暫入帳後召
李好閔製送好閔未暇構思立草以進應暘乃持去其書曰

嗟爾京輔民庶欽聽 聖天子明令無諱洪惟 聖天子哀念
我一邦無罪阨彼狂寇陷于塗炭朝夕且盡赫然 今六師
拯濟經略劄遼保之山東防海德倭軍務兵部侍郎宋應昌
提督劄遼保之山東防海禦倭軍務都督府都督同知李如
松領兵馬五萬已於今正月初八日癸亥進攻平壤不崇朝
而城破燒斬賊無遺所得首級鎧馬器械無美不備所指兵
不留行風雲動色鬼神破膽餘寒助肅殺之威新春吐陽和
之澤舉山壓卵蓋不足喻其易也黃海列屯之賊火營宵遁
無一人敢嬰 王師先聲破竹之勢當不日戾彼京輔矣爾
京輔舊生齒黎庶斗酒箠食擁道迎勞者想與黃海民無
間予不庸煩誥笈念爾愚民洎老弱在賊中者雖株迫偷生
是不過穴蟻連性命驚鳥志機豈耳固已哀矣且有被擄而
力難脫者出沒高偵厥情者周旋而想可乘之機者爾等之
情事非惟予寡昧已知抑惟 聖天子所矜憫也今者指揮
黃恭奉 德音招撫京輔貸爾死命予何多言惟欽布 聖
天子恩旨而已哉 聖皇天地父母延吾垂絕之命復我已墜
之業其深仁餘澤並及於桎梏之民天涵地育何說可稱願
瞻山河惟有滄波盈襟而已放到爾黎庶蒙他所誑者其
相率歸 命無後

應揚既去 上乃還平壤接見提督稱謝慰諭又請提督進復

王京提督訢之蓋王京為我國都會左江原右黃海東慶尚南
全羅咸鏡忠清為之持節頗據有天險而天兵連勝亦有輕
敵之心人頗憂之提督先遣查大受哨探前路提督亦自鎭發
二十五日入開城府前一日賊首慎平壞之敗又疑京中人有
由應者蓋穀搜出自鍾樓至漢江列坐穀萬人拔長刀無論
男女以次迭斬之皆引領受斬無敢有逃散者有一人謂同坐
者曰等死再逃走則或有可生之道傍坐者皆止之曰勿生
這計必生大事或有不聽而起走得免者其餘不動一步如
赴樂地人心之失其常如此賊又焚燒閭舍列屯之賊皆會
王京謀拒王師純國體容使以下連請進兵於提督提督

遂回者累日二十七日曉由德津下營于坡州黎明賊殺百出
陣于彌勒院前野查大受與高彦伯領數百騎進擊斬賊一百
三十級馳票于提督曰賊已奪氣願速進兵提督與麾下數十
人鞭馬而出三協大將亦與家丁數十相繼馳赴提督踰忠陰
嶺墜馬傷面換乘以前諸將鼓勇爭先望見賊陣而進於是提
督揮其軍為兩翼而前賊列植旗幟於礪峴羸兵誘之陽北而
而引入泥潭中遂陷泥潭馬不得進賊乃從山後登山而礪礪萬
餘人劍光閃爍旌旗蔽日天兵淫之無不心恟俄而賊眾揮劍
而連圍之殺重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恃短刀賊兵迫前
突圍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敵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督將

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將直持提督篋及之指揮使李
自昇在傍以身捍敵刃殺倭竟中九墜馬為倭支解有昇遼東
鐵嶺衛人勇力絕倫常隨提督左右不離至是死馬已而李如
柏李寧等乃翼遮繞夾擊之李如梅從傍射墮金甲倭會揚元
率大軍斫重圍而入倭遂退而天兵之相斃多死天且大雨
近王京平地多稻畦水解泥深馬不得騁人馬相蹂踐器甲槍
戈散拋路上倭背山岳面漢水連珠布營廣樹飛樓鳥銃自穴
中出應時斃人天兵乃退日暮提督還坡州路上見元帥旌標
喜曰保此不喪幸矣指李有昇婿王審大慟哭曰好男兒為我
死矣見我 國人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有昇之死達朝

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體察使柳成龍右議政俞渤都元帥金
命元副元帥李贇等至提督帳下請謁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
右列立成龍等曰俺等仄間老爺將欲西歸不審老爺深意之
所在而若以小劍為戒則恐不然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
而奈何輕動提督曰吾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之事但此地經兩
次濤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更進成龍等齊聲爭之提
督乃出示已所草奏本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
寡不敵未又去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成龍等駭而以手指
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
所言也蓋把鮮也諸將中張世爵李如柏尤勸提督退兵以成

龍回爭不退怒甚以足蹴李贛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
道路不通賊日燒道邊諸山兀無蒿草重以馬瘦數日倒殞
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將還渡臨津津子來坡驛前哨自東坡
又欲還開城府成龍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
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少住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成龍等
退而提督遂跨馬還開城諸營亦次第退去獨留副總兵
查大受遊擊將軍毋存宣領千餘人守臨津柳成龍等追遣
人請更進兵提督諛應之曰天晴路乾則進兵征勦而實無其
意有詩為証曰

一自碧蹄劔壯志乃暗消還將羈縻詐徒使奴勢驕漢京十

萬師不知說古饒回首望神都殺氣干雲霄

大軍到開城府頗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芟草於江華
又船運忠清全羅道糧草稍稍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
諸將以糧乏為辭請提督旋師提督怒甚招體察使柳成龍戶
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道監司李廷馨等跪於廷下大聲詰責
欲加以軍法成龍只推謝不已流涕而已提督怒然轉怒謂諸將
曰汝等昔日從征西夏時軍中不食數日猶不敢言歸卒成大功
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
滅賊不還惟當以馬革裹尸諸將皆頓首謝成龍等辭退而出
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禮謙已而全羅海運米豆二萬二

千餘石黃海運草數萬束未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夕提督使
總兵張世爵召柳成龍等慰之且論軍事時傳言清正亦欲統
出陽德盍山暗襲平壤提督既有西降之意因此成言平壤乃
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令諸軍齊退乃向平壤
只留游擊將軍王必迪守開城府曰謂德馨曰朝鮮之軍勢
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毋為賊系柳成龍時在東坡遣從事官辛
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之意曰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
於賊幾神人泣切不忍棄去一也宋箴以南遺民日堙王師忽
聞王師退去無復國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
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

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
北不可全也提督聽其言默然而去朝廷亦遣左議政尹
斗壽請勿退兵提督亦不聽斗壽苦辭請未浚遜言發提督為
之動色遂有泣瀆老之稱進士太玄沈朝煥聞東事作二律歎之
聞說遼陽成羈危血戰多虜營今烏陣漢卒偃鯨波入阻鞞幹
秘飛書道路訛將軍自辛苦說舌竟如何
伏羌圖未上謗遂捲堪疑失馬寧非福封侯殺不奇國脂流海
甸戰骨慘紅垂多少經給事空談謾欲持

二月兵部題請發內庫銀三千兩送給朝鮮有功死事人負奉
聖旨朝鮮禦倭有功死事負後之見忠勇準給與賞賚

仍傳諭 國王著嚴督各道將領力圖恢復無負中國救援之
意又遣欽差巡按遼東兼管海防軍務監察御史周維翰欽差
分守遼東寧遠兼屯田山西布政司右布政司韓取善等監軍
欽差統領川貴漢土官兵參將劉綎原任參將許國忠等繼援
周維翰綎字汝直隸河間府阜城縣人萬曆庚辰進士來到
平壤性簡重不喜與我 國人相接 天刻人亦憚之韓取善
綎提峯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為人頗正直劉
綎字子紳統有吾江西南昌府洪都縣人領川蜀兵五千人其
中有海鬼數十名其種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潛行海底又有
長人形體絕大能二丈不堪騎馬乘車而來又以兩楯推服弓矢
騎馬前導亦能入賊中解馬韉許國忠領南兵砲子一千皆
頭戴白韜巾身著半臂衣如我 國軍將衣者色用赤白青
黃善用火箭大砲槍刀之技皆勝於倭俱陸續渡江而來時
大軍既西倭以諸酋合勢京城形勢益熾全羅道巡察使權慄
自水原禿城中分其麾下精兵四千令全羅節度使宣居怡為
前鋒自領助防將趙傲軍二千三百人由陽川江進陣於高陽
之幸州山城官居怡結營於衿川山遠為之聲援全羅道召募
使遣以中亦率精兵數千劄住于陽川山自製火車三百分送
于權慄陣中京中之賊探知慄軍少不以為意有靴尖踢倒
之計悉眾而出十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向

本營而來慄令軍中登高而望則去五里原上賊徒已彌滿矣
先鋒百餘騎者：漸逼俄而有數萬兵蔽野而來皆負紅白旗
張黃金傘鬼面數形粧粉甚恠圍抱本營最後以大兵緝進圍
之數重慄即令軍中傳食擇善射者列於睥睨間下矢如雨且
揀勇士投石擊之繼放車子火石又放各樣火器賊分為三營
休兵迭進慄挺劍督戰自卯至酉賊九進九却乃持束芻因風
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救之初令僧將處英率僧軍一千守
西北面子城至是僧軍少却賊大呼闌入一陣披靡慄自用劍
督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不能支吾一時奔潰積尸為四堆聚
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當陣斬一百一十顆左耳三朵奪獲弓

摧慄幸
州大捷

箭盈甲鳥鏡倭寇共七百二十七件餘賊痛哭還城抱兵查大
受方在臨津往來哨探聞慄大捷來見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兇
械精利號令嚴肅部伍不亂大受待之加敬歎曰權家軍與他
軍自別外國有真將矣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另加獎賞曰
自倭奴摧陷 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無一
英雄傑士倡義所排大難守封疆以圖恢復者 王國可謂
無人獨全羅道觀察使權慄扼守孤城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
抗大敵迄復囊沙為糧誘倭來搶而劫之此正 王國板蕩忠
臣中興名將今賞紅段絹四端白金五十兩以為忠勇之勸
宋經略且令我國加之爵祿以風本國宰僚兵部尚書石星上

本曰

朝鮮諸道獨全羅布政用命陪臣權慄能守孤危以抗強勁
合有勸賞之典奉

聖旨朝鮮素稱強國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
作朕用嘉之該部知道

於是兵部差鴻臚寺官宣諭賞賚頗多自此以後 天朝文武
大小將官每聞標名必曰此莫是前日韋州奏報者耶必送揭
帖以致殷勤之意我 國亦陞為資憲大夫以賞之有詩為證曰
巡察英名動海區提兵直上壓王都橫戈壯氣能吞敵歎
雄心在殲軀天吉既下三軍躍玉劍繞頰列校趨勳合旂常

在社稷凌煙異日掛新圖

李提督行至平山寶山驛聞韋州之捷悔其退師責李如栢曰
耽閣大事至今不能成功皆由於汝蓋如栢止其進攻 王京也
提督乃令張世爵同李德馨一往荆城府使之蓄糧以待提督
自還平壤留屯城中栢乃移兵西上與諸道都元帥金命元及
副元帥李蒼據守坡州山城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
希賢等為遊兵遮遏躡頰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
從右踞伏於 敬陵 昌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多出則
避而不戰小出則隨後邀擊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蘋忠
清水使丁傑前全羅兵使崔遠自江都乘舟從龍山西江或逆

或進以分賊勢忠清巡察使許頊阮代尹先覺與權將西上方
在陽城更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冲之勢楊根郡守李汝諫亦
在龍津上流以防賊橫逸我國兵勢頗壯諸將所斬賊首皆懸
於開城南門之外參軍呂應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
如割毬矣一日賊從東大門大搜山谷自楊州積城至大灘無
所得而恟掠不已查揔兵大受恐賊來襲使成龍等遠避且分
送所率勇士數十人來護連夜警備時賊欲報幸州之敗率大
軍從西踰出至廣灘去坡州山城數十里任兵不進自午至未
不攻還退如是者三後不復出時諸賊據京已二年鋒燭所被
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民鬪鬪挾糞擔負

來投我軍不計其數查揔兵於馬山踰中見小兒飲死母乳哀
而收之育於軍中謂我國人曰倭賊未退人民如此將若奈何
曰歎息曰天愁地慘矣適南方糧船來泊江崖全羅道召募官
安放學亦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即以前郡守南宮倂為監
賑官取拾葉為屑松屑十合和米屑一合投以水而飲之人多
穀小所活無幾唐將占哀之自分軍糧三十石給之而百不能
及一一夜大雨飢民在左右哀滿之聲悲甚不可忍聞朝起
視之狼籍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曲籍
李魯告急于體府曰欲糶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為春耕
種子而全羅都事不肯賑貸請令分給故體府移文于體察副

使金瓯。時在湖西令馳下金羅道自發南原等倉約一萬石
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人民登山入谷
無一種耕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進則生賴盡矣。提督既以病
請代且言王京之賊十餘萬又有閔伯揚瓶入北之說。其
張皇經略聞之乃於三月舉原任薊鎮東協副總兵後府署都
督僉事王承恩統領游擊將軍指揮同知王汝徵中軍旗鼓張
九經及隨營參將孫國賦原任通判沈思賢監主陶良性游擊
將軍吳宗道等渡江進任安州王承恩大寧前衛人未久以私
賣官馬為經略所劾革職去。王汝徵領馬步兵二千經略使之
分屯定州寧邊等處。張九經張鳳竹河南睢陽府衛人沈思賢

字邦達沙州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陶良性蒲養吾浙江處
州府縉雲縣人吳宗道字汝行補石樓浙江紹興府山陽縣人
由武進士出身久任我國。所知事情陳說於上司經略急檄
提督秉機進兵又分遣副總兵佟養正中軍王承恩等往甯鐵
山海崖可設煙臺之地行到鐵山郡人以花席遺之養正却不
受後以事革職沈大玄伯舍擬東征凱歌詩八首贈于經略

盧壘鯨飛血戰場天戈百萬渡遼陽雙虹夜照妖氛淨滄海
新迴赤日光

周箕封國古諸侯恢復山河屬壯猷大將九關驅虎豹中原
萬騎控驂驅

分飛赤羽報丹墀八道金帛供六師行長爭來窺虎步庚王
親自拜龍旗

蹕馬吹塵漢將堆官軍齊上牧丹峰封鯨作觀標銅柱東海
洋：覽大風

鴨綠江深夜洗兵漢家刁斗停苦城夾波慘澹無驕色天子
分付在玉京

日落紅旗紫氣昏腰金拖玉滿棘門全軍電掃遄風逐列檄
雄飛海月吞

庚方市堠盡歌謡說士無言戰士消更遣東威嚴北伐雙擎
日月向南朝

鵲印高懸度隼旗宣威不遣尉悅書全羅慶尚紆長策萬歲
要荒拱帝居

經略又請軍費 天子益發固金二十萬兩以佐軍興遣欽差
查驗軍功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賈維鏞驗功勞軍於安州維
鏞字無尚歸知伯堂北直隸順天府遵化縣人也時平秀嘉據
龍山倉積穀數十萬石以京城為窟穴提督乃以李寧祖承訓
寺領萬騎駐開城命楊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柏軍
寶山驛等處為聲援查大受依舊守臨津而提督身自東西調
度又密使查大受募犯士從間道縱火焚龍山積穀倭乃之食
出掠東南諸邑恣意搶奪地窖所藏未穀盡被掘取又向加平

抱川深入春川英槍殆盡清正又分遣其卒或千餘人或數千人出掠不已環畿郡邑塚墳亦發慘目傷心可為於挹有詩為證曰

人煙千里莽蕭瑟鬼哭神愁夜憐青淚說長纓堪繫虜廓清誰復鎮滄溟

提督有撤兵之意而沉吟不決幕中士鄭文彬趙如梅亦勸講媾罷兵為主兵曹判書李恒福初迎提督於中江還曰上曰提督軍有紀律必破此賊但懷下有鄭趙兩人用事恐致沮撓至是果驗而二人亦為徑路所忝蓋阮克平壞其鋒甚銳轉鬪關城勢如破竹而二人居中動撓其心至碧蹄敗勦氣大索又

頓師絕域疾疫盛作乃聽二人之謀急圖休息結局而倭且之糧衆多生瘡亦聞天兵更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勢日張賊酋行長懲於平壤之敗乃有歸志適倡義使金子鎰軍中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或等還言賊有借和之意出王子書及廷或等狀啓其狀率有二本其狀則直書賊中事情又以諺書詳錄之其偽狀則依賊所言書之其中亦有閑伯殿下之說又不書臣字其計蓋出於權行誑賊之意而自不覺陷於傍人陰覷之中矣倡義使既得蓋忠所傳書又於龍山舟師得賊首通知二書並送于體察使體察使只謄偽狀一件啓達于行在且曰有臣子不忍

聞不可言之辭又以賊書示查大受大受即使家丁李慶馳報
平壤朝廷以廷或等失節於賊又有可駭之事莫不唾鄙以啓
後日鞠問之端是皆由於此鐵原傳檄時曰成黃慎恠筆製之
其中有曰廟堂力主和金奉檜之肉三食奸臣首倡幸蜀國忠
之頭可懸其意有指體府聞之固已心慚矣至是頗有傾陷之
迹人不直之而當時之事隱曲難詳人言亦未可信也自此以
後戰和為兩事互相論辨天朝亦聽熒矣李提督時在平壤
意甚踟躕既得查大受所傳倭書決議講和而鄭趙在內沈惟
敬在外舌端靡可聽欲曰此乘機息兵封貢之議決矣兵曹
判書李恒福聞之歎曰十年之內此議恐未了也提督乃以倭

書送于經略且陳賊有退意欲還王子陪臣若及時圖還
王子可以全師渡江經略信其言乃裝遣謝用梓徐一貫等扮
作天使諭賊捲還又遣沈惟敬胡澤沈思賢之徒將再興行
長相見諭以退歸惟敬自平壤馳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
壤之敗必有不善之素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
損於我也日進向京城人有危之者提督亦於四月初七日
還開城府體察使與都元帥呈文于提督極言和好之非不如
進擊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意聽用矣
朝廷亦差人屢請進兵提督於是托以為經略所制不能任意為
辭按兵不動一日提督出赤壁圖以示接伴使李德馨德馨覽

訖作詩一首而進之其詩曰

勝負分明一局碁兵家最忌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斬案時

提督覽之知其有規諷之意默然良久提督又使游擊將軍周弘謨往于賊營過坡州體察使與都元帥在權慄陣中周弘謨馳入陣中使體察使以下入參旗牌二人相議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軍何為忝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兵牌文尤不可承受以此意言於弘謨弘謨強之三四二人不答而回東坡弘謨使人於提督言其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皇命雖隗子之樽頑見之則輒拜彼何為不拜乎我先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

德馨急報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日體察使及都元帥急往開城府詣門通名提督怒不見元帥欲逐體察使止之二人拱立門外小雨霏霏衣服盡沾提督使人覘之出入者再俄而召入二人立于庭中提督立於堂上二人就前行禮仍謝曰小的等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之為可敬但旗牌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轉嗔作笑曰牌文乃宋侍郎令不問吾事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必并責我須為呈文略辨事情可也若侍郎來問吾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耳二人拜辭而出依所言呈文自是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不絕一日體察使及都元帥

往候都督還歸東坡到天壽亭前過查大受家丁李慶。自東坡方向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體察使安在柳成龍應之曰我是也其人叱成龍回馬而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搖馬後曰走。成龍不知有何事只得回馬向開城而走從者皆落後獨軍官金壽從事官辛慶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北城隅又有一騎自城內走馬而至與三騎言三騎乃揖成龍曰可去矣成龍恍然不測而回翌日曰李德馨之通示而始知其間曲折蓋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朝鮮不欲講和恣去臨津船隻不得通使於倭營提督聞之遽發怒欲拿體察使捆打四十當成龍之未至也提督

瞋目奮臂或坐或起左右皆慄有頃查摠兵家丁李慶至則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船往來無阻矣提督使人止追成龍故也後日提督使游擊將軍戚金錢世楨等以旗牌至東坡招體察使柳成龍都元帥金命元觀察使李廷馨同坐因從容言賊酋請還王子陪臣退出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給賊出城然後行計追勦得計也體察諸人皆以為賊首桎梏詐其言不可信爭論不已世楨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爾一國王何以棄城逃走成龍曰遷國番存亦或一道也戚金錢則但數一視成龍等及世楨微笑而無言朝廷聞天朝將講和會大臣臺閣問其當否左右皆曰以計羈縻姑緩師期無害於事理唯尹

斗壽李恒福等以為決不可和同副承旨李好閔亦曰萬世之
離一朝許和殿下何顏拜宣靖兩聖於宗廟乎上厲聲曰
終始不屈於賊者唯予與李好閔一人而已乃遣使臣移咨於
經略及提督處爭其不可許和之意兩衙門皆不聽理沈惟敬
既得兵部令乃於初九日由江華乘船到龍山清正行長俱會
於船上各請和惟敬諭之曰天朝以爾等不於期限退軍攻
破平壤以示天威若遵前約誠心歸順豈必窮兵莫滅今二贊
畫統兵四十萬一抵烏嶺截爾歸路一拒漢江阻爾糧道經略
提督又親統三十萬衆今將至矣爾等還王子陪臣歛兵南
還則封事可成而兩國無戰爭之禍豈不俱便行長等猶欲圍

住惟敬固守王京要封貢俾當然後乃退大將平秀嘉副將
三成長盛吉結隆景俱以為不可即與諸營將三十七人來謝
約於十九日收兵回去即搭造浮橋將京城龍山遺米二萬石
付沈思賢秀嘉以下諸酋俱退去獨清正不還王子陪臣沈惟
敬亦與徐一貫謝用梓二人等偕行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
坡宿于查摠兵幕中二十日提督入京城館於小公主宅體府
以下亦隨以入見城中遺民百不存一其存者皆飢羸疫困面
如鬼色日氣烘熱瘡疫大熾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
城行者掩鼻而過數年前榮感祀積尸氣卒有此禍又有漢城
判尹任說者建議京城外四山之麓民多侵耕築土為小塚以

限之自東小門歷崇仁門水口門至南伐原羅列無數望之繫
：然如叢塚見者以為非吉兆及是平安道僧數人具藥裡畚
鍤收尸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悉在城東人以為築塚之應台松廬
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居處稍存 宗
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唯餘灰燼而已
體察使都元帥率諸官詣 宗廟墻痛哭次至提督門下見伺
候諸臣彌慟良久明日朝更起居於提督且言賊兵纔退亦應
不遠願速進兵急追之無失期會提督曰吾意固然所以不急
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體察使答曰如老爺欲追賊則職等當
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體府以下即馳出江上收拾

舡隻適有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頌已收大小舡隻俱會漢
江幾至八十餘艘體府還報於提督曰舡已辦兵可渡也提督
令中協將李如栢率萬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栢
忽稱足疾乃日當還城中醫疾然後可進遂乘輜而回已在漢
南之軍亦皆還渡入城蓋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給應而
已全羅巡察使權保亦率兵馳入城中知賊已渡江急令先鋒
領精銳疾馳追躡賊後保亦將整點大軍未及起程提督聞之
與諸將議曰朝鮮將官唯全羅布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令若
悉眾追躡敗我和事矣急遣游擊將軍金馳至露梁津收津
艇使士卒不得渡金乃送腹心人邀保計事及到金詰之曰公

不待李老爺分付徑先追賊何也慄曰賊走而追蹶俺等之職也李老爺之不欲追賊未及知之耳金默然良久乃暗令腹心入覘其動靜不得輕動時宋經略聞賊捨歸即渡清川江進至平壤督提督追勦賊兵移咨我 國協同進兵 朝廷以尹根壽為接伴使以李廷龜黃慎柳夢寅為跟隨諸學隱臣廷龜以七言律詩二首贊詠經略

尚書行省歷其都漢閑風雲接海隅帳下牙旌分武庫陣前
狼虎撤金吾指揮神美漁陽將顛倒雄譚營國德他日功成
歸策駕東人西望我公呼

將軍旌節發皇都勁弩精兵動四隅八教遺封我弁服一匡

奇績繼夾吾摘頭磨墨漸堆簿帳下橫徑笑腐儒排難功成
還講藝 聖恩惟祝萬年呼

經略又令副摠兵劉繼馳赴軍前贊畫劉黃裳視師皆令尾倭
後乘間擊其惰歸而倭賊步：為營用分番迭進法緩：而退
劉繼以五千兵趨忠州島嶼：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鏤削中
通一棧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高非險諸軍畏不敢逼沈淮
敬方在倭營知大軍在後恐阻和事使人稟提督勿追仍透迤
移向釜山浦築屋屯種為久駐計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
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計甚固
狡而副摠兵王有翼恭將張應種趙之牧張奇切依經略檄文

回去 朝廷乃遣漢城判尹柳根馳入京城慰撫遺民教書曰
自予西遷奄忽經歲哀我人民遭罹鋒刃者幾人搏手餓死
者幾人予嘗夢寐丘墟血肉慘心每中夜而起誠不覺泫然
而悲也况 園陵廟社之辱又可以言哉從東方來者言汝亦
子入城中者滿都汝豈欲捨予而從賊有富貴念哉是不過
牽攀老弱貪竄棧豆皆竊投生耳其中或有被擄而力難脫
者往來而探賊情者周旋而想可乘之機者予察汝情不待
自列予失禦戎使汝至此是予有罪汝實何尤即者幸蒙
聖天子德威提督軍務都督同知李如松一鼓渡江賊屯逆
道破竹之勢已及京城爾庶民雲霓之望其蘇之慶與予無

間而茅念 天兵臨壘賊知必死肆毒益甚房廬之餘存者並
灰民生之孑遺者都盡予念及此既喜而悲也茲命承政院
都承旨柳根陞秩為漢城府判尹慰撫城中巡視閭里宣諭
德意又命刑書判書李憲國原川君徽順寧君景儉差朝
陵使而巡視 寢園爾庶民庶死者已矣餘存者有幾其從賊
亦非其情况非從賊者乎肆 命有司悉赦宥之各諒予意
按堵如舊噫當時之事尚忍言哉 宗祊在此民生在此予
雖不敏豈不知國君死 社稷之義乎克鋒揭櫛列城齊濟予
身已矣 宗社何歸可任其不測而坐受淪亡耶茲事誠難矣
邠郵舊都予不忍乎遽棄關西荒陬予豈樂乎遠來竊念致

寇之由政緣假途不許而已要予同逆不許而已予既垂凶
無寧懇肫臆於父母昭大義於宇宙使天下忠臣義士知予
苦意而已匹馬蒙塵載閱寒暑帳殿飄零久駐江湫予之情
事其亦戚矣有往必復天道之常理亂極思治人情之必不然
會稽膳嘗楚丘宮成忠興甫民庶嗇惟更始之治甫民庶其
亦許予改過乎此去餘年秋毫 皇恩故之病民予或不改
令之順理民或不從有罪無罪悉稟 皇斷生之樂育庶自
今始嗇矣生民哀此白骨於戲蒙天之力獲成中興之功得
民者昌悉貸下邦之命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於是柳根等賫 教書入京招遺民布讀宣諭民皆感泣刑書

判書李憲國原川君徽順寧君景儉等亦馳詣諸 陵祗謁行
禮至 宣靖兩陵則荆棘叅天瑩域頽崩 玉體所在未能詳
知狐狸之跡徧於 陵上憲國等相與放聲痛哭曰行奠禮以原
川君為代奠官肅敬行禮而退還報 朝廷先是隆慶年間有
詩題于濟川亭柱邊其詩曰

曾見先朝種李辰花開一十二回春詩題奉表千年柱泪灑
青山一掬塵風崖曉鐘神勤寺烟沙晚笛廣陵津清秋叩柁
驪江去樓上何人識洞賓

當時相傳有一仙人書此詩而去青山一掬塵之句果驗於此
五月李提督親率大軍踰馬嶺至開慶分部諸將以劉提兵緹

必是江湖
故仙懷舊
之詩也謂
之詩識則
未穩

率福建川蜀南蠻等處召募兵屯星州八莒縣以吳德兵惟忠
率南兵屯善山鳳溪縣以李德兵寧祖德兵承訓葛德兵逢夏
率遠廣兵屯居昌賂游擊尚志王德兵必迪亦率南兵屯慶州
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軍民力
大困耕種不得以時流離失所勢將不支戶曹判書李誠中隨
大軍南下辦助有贖上下皆賴在咸昌病卒初 朝廷欲遣參
判莅任誠中曰身任度支豈可諉之同僚若有侵辱之患吾自
當之乃馳赴軍前至是回勞瘁不起 朝廷聞之痛悼即遣戶
曹參判鄭光績往代之又分遣吏曹判書李山甫調度使姜籤
于忠清道檢察使金瓚調度使邊以中任發英等于全羅道搜

經略即
宋忠昌

括軍糧數萬石以給軍資續遣弘文館副校理朴弘老等催督
兩道轉輸又受經略之旨遣工曹參判李輅佐郎崔洽料理設
險悉叢三道民丁壯健者令權傑在劉綬營下操鍊聽用又遣
左議政尹斗壽提摠以督其遠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傑
巡邊使李蒼別將崔遠都度使高彦伯義兵將郭再佑彰義使
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等聚於宜寧相機進勦經略又設牌
文使之追賊頗咎提督依違提督回見經略盛言賊勢之大決
不可持戰經略信之乃請于 天朝赦不窮追專主和好發使
諭賊渡海仍令徐一貫謝用梓越海見閔白於郎古邪而回沈
推敬亦令秀嘉重于閔白移置 王子于行長營即與山西飛

彈守久大夫等至 王京提督謂倭將曰爾等前來請款 朝鮮王子猶未及還將何以復 命飛彈守即請差官往釜山取回王子提督乃遣家丁妻國安齎帖及飛彈守手信往取二 王子副摠兵孫守無回經略檄文回去六月賊始還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金貴榮黃廷或黃赫等使沈惟敬歸報而進圍晉州犯咸安逼全羅聲言將復漢江以南為界蓋平秀吉以其兵曾為金時敏所敗令諸賊並力攻滅晉州故也倡義使金千鎰聞之乃以其兵四百先入城中梁山瑋從之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犯山瑋曰既與同事請願同犯軍中亦以千鎰士人勸之出城自全以兵屬副將千鎰不聽專守龜石一面慶尚兵使崔慶

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讐將高從厚左道義兵將張潤李繼璉閔汝雲金海府使李宗仁等次第入城崔慶會領右道義兵所謂右義兵彌令嚴明處事精敏人倚以為恃宣居怡洪李男等以為賊象我寡不如退守內地引兵出城退陣于雲峰金千鎰曰湖南國之根本而晉州實為湖南之蔽不守晉州是無湖南也遂與諸將約守而創殘尤甚器械蕩然無可恃者居數日賊之游騎已至城東抄出精騎擊却之賊乃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又刈城外竹木編作槽楯中列砲穴從其內多發馬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李宗仁金俊民等力戰拒之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天將支持差使員久在尚州至是亦狼狽而還纒

二日矣賊又為土山起屋以壓之砲丸雨下城中遂對築土山
發大砲擊碎賊山上屋賊將數人會城東山頂城中覘知之密
發砲中第_二坐者仆地二十五日賊投火於城中延燒家舍甚
多煙焰漲天城中氣沮禮元恒恟失措彌令顛倒且與金子鑑
不相能主客不和有一老妓從容言於幕下士曰前日金牧使
守城時上下相和齊心一力故終始固守今觀形勢頗異於前
我輩死生未可知也金子鑑聞之以為妖言惑衆斬之軍中乃推
張潤代為假守行禮元之事一軍稍安二十八日曉黃進張潤
先後中飛丸犯初進之赴晉也義兵將郭再佑止之曰晉州孤
城不可守而公且受忠清之節守晉州而犯非職也進曰雖然

黃進張潤殉難

吾已諾於倡義使矣雖死不可食言再佑知其意不可奪遂執
酒相別及聞其死痛悼不已金海府使李宗仁歛其尸而瘞之
自進潤之犯城中奪氣而外援不至賊益添兵急攻呼聲動天
地適天又大雨城堞融液善崩賊將蟻附而上城內矢石俱盡
徒以竹木刺擊張潤既死徐禮元巡城而又驚走賊遂一擁而
登金子鑑方在樓上左右奔潰惟長子象乾及幕下士梁山瑋
等褊裨親兵僅十餘人在側不去且呼曰事去矣將奈何左右
勸跳于鑑不動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曹可憐耳堅
坐不起顧謂其子象乾曰當犯於此而已賊迫于鑑與崔慶會
握手痛哭俱北向再拜先投兵器水中與其子象乾赴樓下潭

徐禮元善逃

金子鑑子象乾殉節

崔慶會
高從厚
梁山精
殉節

水而犯崔慶會高從厚文弼獻梁山峙崔希立姜重民等皆死
之民兵犯者幾六萬餘名牛馬雞犬不遺一物又夷其城填其
壘埋井刊木以快前憤天朝指揮使吳宗道素敬服于鑑聞
其犯遣使標文哭之曰

維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九月壬子朔越十日壬戌監督
南北諸軍并督朝鮮兵務經略兵部叅謀軍事武舉指揮使
吳宗道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於朝鮮國倡義使金將
軍之靈柩前曰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尤生者有生而尤死
者滔之馬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尤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
軍尤有所感焉夫將軍當倭奴信然之初君臣奔越草莽一

國八道幾無堅城惟將軍搗竿斬木奮臂一呼豪傑響應得
仗義士千餘相與屯成江漢之游誓不與賊共生而將軍之
名烜赫中外不倭乃於王事之暇而揖之一識刑焉即捲
若故知也時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此而
後朝會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此益震也故倭奴
常私計以宋事方今之事武穆不死和議不成將軍不死貢
約不決而倭之朝夕持籌者惟必以殺將軍為事及其以散
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亦在焉而崔君者尤倭奴夙昔之
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以重兵壓之圍幾數重烏雀不能度必
欲得二公而後已斯時也不倭受命來成金羅回道間霖雨

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震雷揚沙拔木若促余行之狀不佞
冒雨前進信宿抵南原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而城陷若
十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而止不佞始知竹山霖雨
乃將軍父子之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軍不平之氣耶於戲
將軍何淚為將軍之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死矣夫視之
謀國不臧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邑之灰燼乃
覩面目而薦紳其衣冠者雖生曷若將軍之死耶嗚呼胡天
不佑兮父子云亡節義成雙兮扶我綱常幽明隔絕兮夢寐
羹牆良朋永別兮歆我一觴

朝廷聞晉州陷沒諸臣皆死莫不痛悼贈千鎰右贊成黃進崔

慶會左贊成張潤兵曹叅判其餘贈職有差立祠祀之 賜額
忠烈又以權慄代金命元為都元帥率諸軍援之劉摠兵綰自
八莒馳至陝川吳摠兵惟忠自鳳溪晨夜星馳遮遏於高靈草
溪之間以護右道慶尚兵使朴晉留草溪以截橫逆之賊李提
督聞晉州之陷召諸將討曰全羅饒沃而南原為咽喉乃命摠
兵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密陽劉綰仍留陝川
賊既破晉州乃還釜山聲言待 天朝之許和然後方可渡海
云經略乃檄兵部主事袁黃監密御使周維翰游擊將軍高徹
施朝卿等回去袁黃之初到義州也遣幕下士馮仲纓於安邊
賊壘欲圖回兩 王子而不果出又嘗與頌議政崔興源論學

因語曰 中國昔時皆宗朱子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
無間然矣主事頽然不悅翌日移咨舉四書註疏逐節非毀之
時成牛溪渾自成川承 召 行在人為之倚重而拘於時
勢無所建明宋龜峯翼弼作詩一首寄之其詩曰

安土誰知是太平白頭多病滯邊城
胸中大計終歸謬天下
男兒不復生花欲開時方有色
水成潭處却無聲千山雨過
琴書濕依舊晴空月獨明

蓋寓諷也至是渾承 朝廷命代崔興源作書答主事其書曰
小邦僻在遐遠學未通方常仰 中國書籍以為耳目之資伏
遇 皇朝頒賜五經四書大全表章先儒之說列於學校班

行天下小邦之人無不誦習而服行以為此說之外無他道
理也今茲小邦不天妖賊掇長老爺閣下受 命未討賢盡軍
旅之外旁及講學之事諄 用導牖以小邦迷昧之失揭示
前古不傳之秘甚盛舉也茅綠興源等末學膚淺思慮荒蕪
其何能言下領悟發微詣極以仰承老爺之至恩乎今者邦
國蚤亾上下遑 凡在陪臣久困行間平日所知失亡殆盡
不得細釋舊聞以求正於有道伏願老爺俯鑑微悰哀而憐
之講學之事請俟他日

主事見之默然不悅既回渡江至遼言官劾其左道惑眾革職
回籍時沈惟敬挾賊將小西飛等至遼東請款兵部尚書石星

於是一意主款議撤戍兵。科左給事中侯慶成乃謂我與倭
何讐為屬國勒諸道之兵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掣兩王子
而歸之存正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可以全師而還。天子乃諭
國王還都整旅使之自守各鎮將士久疲海外悉令以次撤歸
賜山東糧米十萬石以濟軍餉並賑飢民。天兵既久暴露一聞
撤歸之令勢難久羈也於是車駕自永柔稍次于江西縣留
住馬七月布政使韓取善戶部主事艾維新叅將郭夢徵李芳
春游擊將軍王守臣周弘謨等依經略檄回去經略既以師老
無功亦欲回賊退解職乃謬依違其間然每陳倭奴多詐兵難
盡撤陰主款而諱言款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其留兵全羅。

慶尚議略曰

全慶二道在該國樞南慶稍東羅稍西。朝鮮稱曰兩南此
倭必由之路為國門戶以貯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亦
則朝鮮安而保薊遼釜山雖濱南海猶朝鮮境又近接
對馬倭若能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且
遼東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閔白之圖意
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比也。今日發兵協守為第
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議防守。

兵部覆議略曰

暫留官軍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其餘盡撤如前議。奉

聖旨於是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疏謂倭聚釜山原是伴送誘
天朝撤兵凶圖漸逞無故請貢既非人情今又猝犯晉州情
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言款貢不可許經略
乃請留兵疏略曰

倭奴狡詐屬國孤弱不可不留兵請以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
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兵共一萬六千人聽劉綎節
制分布慶尚之大兵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峯諸處仍咨 國
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鍊火砲併及時
築壘濬溝扼險其 世子諭令居全羅問督師劉綎特加禦
倭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 朝鮮瘡痍
未復亦量給衣鞋費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
留戍已定當規進止云：

兵部覆議曰

留兵一萬六千必復轉餉非策之上也劉綎以陞備倭摠兵
當加都督府銜即部川兵倡該國訓練各餉亦宜稍縮責以
供辦用或慮行長尚未歸巢量留吳惟忠兵待行長渡海撤
歸遼鎮簡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湯站等處防守為
劉綎應援甚便 奉

聖旨於是八月承文正字李時發上疏請回鑾言甚激切感動
上意時 上決策東旋乃向海州去縣之日 命陞縣令韓汝

淑爵除座首李希春別監洪大洋尹億世職士人尹希聘金乃
寬亦以才行收用復其田租之半副提兵任自強等軍因經略
檄回去九月經略依兵部檄舉軍渡江以令箭檄提督四軍浙
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為封貢不可許撤兵歸境上以俟進止
其疏曰

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略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微功塞
責該兵部覆議寢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闕白具表：至
日轉奏臣等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
皆畏威懷德願為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狡詐考之
太祖時屢却其貢慮之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入貢漸不知

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慘
豈非貢之為厲塔耶昨歲倭陷朝鮮皇上嗟然東顧命將
出師特遣應昌經略其事蓋欲其聲罪致討非令其封貢已
也即今曠日持久不聞有功而始終倡為貢議僥倖目前以
圖了事皇上不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
不謂當事者忽易而為請封之說夫倭奴桀驁其不以空名
受戎約束一恒人能辨之如已加封稱為屬國無論他日外
藩諸國倣朝鮮之例為請何辭以拒即朝夕故為恭謹奉表
請討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絕之而中國之釁滋啓
矣故絕其封乃所以絕其貢縱使戎心未厭禍可言也國家

北有種虜邊患時有之然所恃無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
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之可聽而在我之神氣日益
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之人以誤國之罪之今應昌襲
款虜故智徒欲以封貢徼功還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
之報顏而誤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誠所
封者何人將來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閑白而封之也
閑白者弑其君篡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必加者
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
動耳我中國之禮儀典章統禦百靈而顧令此篡逆之輩

叨天朝之號非所以尊我中國而風外夷也臣以事繫安危
不容默二為此披瀝上請伏乞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論
將許封一節從長計議俯從停寢仍勅令朝鮮自為固守我
兵撤還境上以俟進止其宋應昌等候還朝之日另議功罪
庶足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奉

聖旨該部知道時天朝議論不一本兵力持和議言官請絕
封貢我國亦差陪臣黃璉賫奏陳賊情經略攔止之不得連
兵部尚書石星為言官所劾上本辭職因陳戰和兩事皇上
慰諭之給事中蔡思穆上本極言其非因乞深謀遠慮以絕禍
源其疏略曰

臣近接邸報見經略宋應昌揭報貽書一時互異報則詞多
粉飾若謂倭漸退而功垂成者書則真情畢露若謂非款貢
不能奏功者臣竊慨然為駭者久之而已兵部尚書石星一
本為衰病愈甚樞務難勝懇乞 天恩亟賜罷免并陳東征
始末恭候裁察以禪安攘以全晚節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
道了中國之馭夷狄來則拒之不迫服則羈縻乃千古不易
之理昨有 旨得倭奴盡數歸業仍取有緝臣服罪無侵犯表
文許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何畏多言宋應昌勞苦運籌功已
垂成朕竊責其牽制論議正欲以便且委之卿為本兵方賴
從中指授機宜宣布威信何以畏阻稱疾求懇趙充國自薦

古事恐不如此該部知道欽此臣詳味石星疏內云量許冊
封以示之信明絕貢端以峻之防彼能聽命堅守我當遣使
冊封此皆臣與經略素所證約有難以語人者是許封之說
本兵自以為與經略密計非一日矣臣並不勝駭愕嘗考皇
明祖訓云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
之 聖謨遺憲昭若日星豈應昌與星未之知耶奈何 祖
宗成訓悖而弗遵而祇圖苟且目前之事以遺 宗社無窮
之憂耶且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上之不奉 朝廷明命下之
不謀在廷諸臣近不畏舉朝之衆議難犯遠不畏天下萬世
之公論不容而冒然與一沈惟敬以封貢為方略而誤 國

家大事耶推應昌與星之意豈以封貢可以羈縻係乎不知
倭奴環海為險限山為固乍封乍叛恍惚靡常倭奴通貢為
中國大患從古已然一恒人能辨之也貢端當絕其始者譬
之仇家素不往來一朝結雷陳之好證秦晉之盟而又能絕
其往來耶且閔白狂逞烏撓之雄烏合犬羊攻剽隣境殘破
屬藩初非慕德畏威有效順屈降之意也平行長留兵而住
西生浦小西飛屯衆而至 王京又非盡數歸巢有早詞乞款
之舉也此等要我以必封我即許之以封他日要我以必貢
我寧許之以貢耶不許貢則為寒盟彼將藉口封蒞以要挾
我何辭以對之又將侵凌朝鮮無已時矣許貢則為釀禍彼

將橫肆貪詐以需索何術以廢之又必擄掠侵騷矣宋應昌
銜命而東也希切竊謀碌碌無奇不能銳意逐倭却乃倡
為封貢之說一講貢而倭退平壤再講貢而倭退王京三講
貢而倭退釜山蓋自為長技也乃以目前之事猥云善後之
圖慶戰之功何在妄意封侯之賞外以講功餌閑白而反益
滋其輕侮內以議封塗耳目而人如見其肺肝損中國之
重威貽腹心之隱禍不如不援朝鮮之為愈矣臣不知其有何
顏面而歸還朝也至本兵石星雅有清望乃不深惟長笑亦
但取快目前以僥倖于倭之一去且罵言許封絕貢為朝三
暮四之說趙充國之于湟中顧如是乎且如僅以許封為

詞而幸倭之暫退也則當其侵北朝鮮之日茅令一沈准敬
持尺一之紙以諭倭亦將偃革休戈忻然歸巢又何煩經略
之運籌大將之整伍泥沙百萬之帑金長驅數萬之兵馬而
令無辜赤子塗肝腦于鋒刃之下哉興言及此臣誠不勝搏
膺而踊矣伏乞 陛下宸衷獨斷長慮却顧念倭情之譎詐
叵測非區、封踊足以繫屬其心念 祖宗社稷無疆非羈
縻苟安可以永享其成嚴 勅本兵速行申飭經略直他封
貢勿墮倭計乘今冬寒正倭性畏恟之時一意督率官軍獎
勵將士布方略據要害相機行事可追則追可守則守務期
一倭不留朝鮮境土而後振旅旋師重加升賞如或因循觀
望退縮不前仍以議封籠絡致誤事機罪在不赦庶幾小邦
克守 皇威丕振而 廟筭神武振越八荒 國勢若泰山
而四維之美 奉
聖旨兵部知道了

臣等謹
奏

華陰寄憤卷之二終

